



藝文類聚

內典部下

寺碑

靈異部上

僊道

靈異部下

神夢

13
1758
16



火部 火 烽 燧 燈 燭 庭燎 竈 薪
炭 灰 煙

藥香草部 藥空青 芍藥 百合 兔絲
女蘿 欵冬 天門冬 芣苢 署預 菖蒲
朮草 香草附 蘭 菊 杜若 蕙 蘼蕪
鬱金 迭迷 芸香 藿香 鹿葱 蜀葵
薔薇 藍 慎火 卷施

藝文類聚

門 43
號 1758
卷 16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七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內典下 寺碑

寺碑

後魏温子昇寒陵山寺碑序曰昔晉文尊周績宣於
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邵陵並道冠諸侯勲高天下
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銷沉荒涼磨滅
言談者空知其名遙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同表跡
刊石記功有道存焉可不尚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

藝文類聚

內典下 卷第七十七

宏達堂校梓

天災流行人倫交喪余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紐
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暴起
十日竝出破壁毀珪人物既盡頭會箕歛杼抽其空
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成務標格千刃崖呀
萬里運鼎阿於襟抱納出岳於胃懷擁元雲以上騰
負青天而高引鍾鼓嘈噴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盤
於地壯士慄以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
車錯轂於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礧礧
礧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卷雲除冰離葉散靡旗
蔽日亂轍滿野楚師之敗於桓舉新兵之退自昆陽

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石礪
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
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玉鸞以來遊帶
霓裳而至止翔鳳紛已相囀飛龍婉而俱躍雖復高
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
此無忘又印山寺碑曰自結繩運往觀象代興禮樂
相因詩書間出喻是非於一指論道德於二篇九流
之義遂開百家之言並作皆以賦命有遭隨攝養致
天壽愛惠起於吉凶情僞動於利害雖改張羅之呪
未易釁鍾之牲因果之業未申感應之途猶蔽是以

脩短有命子夏論之而未詳報施在天史遷言之而未悟大丞相渤海王膺岳瀆之靈感辰象之氣直置與蘭桂齊芳自然共珪璋比絜加以體備百行智周萬象道兼語默思極天人固以兆云非虎自懷公輔之德世稱臥龍實在王佐之器道足以濟天下行足以通神明表立人之上才含廣途之大量永安之末時各異謀蜂蠆有毒豺狼反噬鼓弩臨城抽戈犯蹕世道交喪海水羣飛既而蒼龍入隱白虎出見命世有期匡時作宰拯沉溺以援手涉波瀾而濡足懸暎日於曾懷起大風於衿袖動之以仁義行之以忠貞

附之者影從應之者響起又大覺寺碑曰維天地開闢陰陽轉運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初地遼遠末路悠長自始及終從凡至聖積骨成山祇劫莫數垂衣拂石恒河難計及冠日示夢蒙羅見謁應世降神感物開化顏如滿月心若盈泉體道獨悟含靈自曉居三殿以長想出四門而永慮聲色莫之留榮位不能屈道成樹下光屬天上變化靡窮神通無及置須彌於葶藶納世界於微塵闢慈悲之門開仁壽之路極煩惱於三塗濟苦難於五濁非但化及天龍教被人鬼固亦福霑行鴈道洽遊魚但羣生無感獨尊罷

應雜色照爛諸山搖動布金沙而弗受建寶蓋而未
留遂上微妙之臺永升智慧之殿而天人慕德像法
興靈圖影西山承光東壁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
六龍朝萬國牢籠宇宙襟帶江山道濟橫流德昌頽
歷四門穆穆百僚師師乘法船以徑度駕天輪而高
舉神功寶業既被無邊鴻名懋實方在不朽抵掌措
言雖不盡意執筆書事其能已乎又定國寺碑序曰
蓋兩儀交運萬物並生始自苦空終於常樂而緣障
未開業塵猶擁漂淪慾海顛墜邪山雖復光華並於
日月術數窮於天地有扶危定傾之力爲濟世夷難

之功登塗山而未歸遊建水而不反並馳於苦樂之
境皆入於生死之門幽隱長夜未覩山北之燭沉迷
達路詎見司南之機昔日先民雖云善誘尚習蓋纏
未能解脫至如八卦成象示之以吉凶百藥爲醫道
之以利害衣食有業民免飢寒之憂水土旣平人無
墊溺之患斯誠事周於世用功濟於生民不論過去
之因緣詎辯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均悟元機應
現託生方便開教聖靈之至無復等級威神之力不
可思議動三乘之駕汎八解之流引諸子於火宅渡
羣生於海岸自一音輟響雙樹潛神智慧雖徂象法

猶在光照金盤言留石室徧諸世界咸用歸仰
梁王僧孺中寺碑曰夫玉律追天故躔次之期不變
緹室候景則發歛之氣罔踰是以忘言種覺絕累於
後心寄像聲形啓機於前教兼真假之雙燭均空有
而兩忘蘊三明而過十地圓萬行而包四等道周百
億化起大千獎道羣有滋濡萬類是用發廣大心吐
微妙理將同商主取喻醫王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固
以濯之慈水銷以慧刀永言六趣用均一子中寺者
晉太元五年會稽王司馬道子之所立也斜出旗亭
事非湫隘俯超壁水望異狹斜天監十五年上座僧

慈等更揆曰穉架赫然霞立信以填金可埒引繩斯
擬寫妙金樓模麗瓊閣岩堯偃蹇故三休而可至窈
窈周流方中宿而斯盡萬楹百拱合沓相持繡枕玉
題分光爭映燭龍天矯將舉復宛威鳳鏗鏘如鳴更
戢旁攀鏤檻斜登鈿砌煜燐金鋪玲瓏綺構無風自
響不拂而淨耽耽肅肅信息心之勝地穆穆惛惛固
忘想之嘉所銘曰元黃雖弭權輿未測生滅相輪成
壞不極篋地爭赴藤鼠無息情塵莫捨心火方赫是
用三明寔開五力湛寂無方示現多所踟躕吉樹殷
勤禪渚斯道誰匡蒸哉我王施踰寶鉢供等檀牀蕭

宮改構梵宇方壯階飛瑞采地起泥香日流閃爍風
度清鏘道踰厥極固與天長

梁任孝恭多寶寺碑銘曰寶傳茲日法像斯時瞻風
候景石陛開基準繩秋子取則迦夷業隆千載道盛
一期上當星紀下接蓮峯還瞻朱閣却背青松朝雲
曖曖夕霧溶溶階通獸迹徑有禽蹤衣移峻岳錫叩
飛泉土木綈錦玉石雕鏤寶階雲構綺壁霞鮮蓮舒
藻井芰繞蘭椽法堂每誼禪室恒靜藏韜仙說臺含
佛影葉下秋林烟生春嶺

梁劉孝綽栖隱寺碑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置甘露

室遵甘露津苦語軟言隨方宏訓俯心降迹逐物重
輕中枝小葉各隨業根愍其四流五結有來而不散
八慢九邪一淪而莫曉如彼醫王等之藥樹去聖茲
遠思聖茲深誠敬所先是歸龕廟自妙法東注寶化
西漸公卿貢士賢哲偉人莫不嚴事招提歸仰慧覺
欲使法燈永傳勝因長久銘曰給孤焚蕩善勝崩淪
堂堂宗匠克紹慧因地雖舊域其宇惟新召棠且思
羊碑猶泣沈我仁祠義踰生立遺愛伊何形于南邑
亦有庶民經始攸急珠殿連雲金層輝景衢交達巷
門臨樹屏五居推妙三空愧靜銘施柱側記法窟前

孰云千載餘迹方傳敢宣重說敬勤雕鐫芬域未滅
斯文在旃

北齊邢子才景明寺碑曰九土殊方四生舛類昏識
異受修短其時德表生民不救秦山之朽壤義同刻
辟豈濟欒水之淪胥漂鹵倒戈之勢浮江架海之力
孰不曠息相催飛馳共盡泡沫不足成喻風電詎可
爲言而皆遷延愛欲馳逐生死眷彼深塵迷茲大夜
坐積薪於火宅負沉石於苦海結習靡倦憂畏延長
身世其猶夢想榮名譬諸幻化未能照彼因緣體茲
空假祛洗累惑擯落塵埃苦器易彫危城難久自發

迹有生會道無上劫代緬邈朕跡遐長草木不能況
塵沙莫之比日晷停流星光輟運香雨旁注甘露上
懸降靈迦衛擁迹忍土智出須彌德踰大地道尊世
上義重天中銘曰大道何名至功不器理有罔適法
無殊致能以託生降體凡位士覺如遠一念斯至德
尊三界神感四天川流自斷火室不燃衣生寶樹座
踊芳蓮智固有極道暢無邊又并州寺碑曰夫至道
密微無跡可覩神功感應有理斯存雖慧日已照而
太夜莫曉香雨時流而深塵未息曠劫悠緬歷代遐
長眇眇世羅無能免其一目汎汎慾網孰敢解其三

面自大教遷流行於中土希向之士煙踊波屬洄沙
未足爲言積塵所不能喻皆去出沒生死之河浮沉
愛育之海未有矯然獨悟落身名望彼岸而攸往汎
寶船而利涉

陳徐陵孝義寺碑曰臣聞道階八地猶見后妃願生
千佛無匪賢聖汲引之義雖同隨幾之感非一至如
媯汭有禮皇源所以前興周女斯歸陳宗所以流慶
大矣哉神基帝系淑聖重光者也慈訓太后德佐初
九道暉上六居天上天中之極處太任太姒之尊蘋
藻之化斯深葛覃之風彌遠皇帝膺茲上聖契彼援

神愛敬在乎一人德教刑乎四海是以明星皎皎流
半月之光甘露團團灑如飴之味嘉禾自秀浪井恒
青天降徵祥日聞書府自大明紹運神武應期至道
傍通無思不格戊巳校尉西關玉門伏波將軍南表
銅柱方使三千世界百億須彌同望飛輪共稟元惠
元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旨仰惟聖德方被兆民
乃勅有司改東成里爲孝義里昔岱山徙號重華著
其受終德水移名秦人表其嘉運豈若盡在輿地書
茲里門仰述天經光臨父母臣陵稽首乃作銘曰願
此良因宜資貴親三乘並策四梵爲賓紺殿安坐蓮

花養神燈前禮佛地後邊身並濟會議咸歸至真國
家隆盛同響遐慶謹勒豐碑陳其舞詠

陳江總大莊嚴寺碑曰蓋聞僧伽水濱波斯割以禪
地醍醐山頂舍那摩其梵域此乃往劫之勝因上方
之妙範於是俯察地勢懸之以水仰惟皇極揆之以
日百堵咸作千坊洞啓前望則紅塵四合見三市之
盈虛後睇則紫閣九重連雙闕之聳峭加以園習歡
喜水成功德池溢甘露不因玉掌樹搖音樂無待金
奏薰鑪夜爇遙來海岸之香法鼓晨鐘非動泗濱之
石擢金莖表跨八萬之俱成界道銀繩匝四衢而拓

製厠壁綴珠交丹霞而結宇雕光鏤采望紫極而開
軒俯看驚電影徹琉璃之道遙拖宛虹光徧水精之
域層楹刻桶風伯走而未升靈檄飛薨兩師攀而不
逮銘曰灼爍金莖崔嵬銀表翔鸞仰翥威鳳靈矯木
密聯綿香泥繚繞日圖檐外荷披棟杪翠落陰虬珠
填陽鳥高僧累萃頤學茲多宏宣方等博綜圍陔皆
傷寸晷並悟尺波式旌鏤碣無待雕戈標年剝土比
數洹河

放生碑梁元帝荊州放生亭碑曰魚從流水本在桃
花之源龍處大林恒捨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鈎失

雲失水莊子懸竿吞鉤吞餌雖復元龜夜夢終見取
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譬如黃雀伺蟬不
知隨彈應至青鸕逐兔詎識扛鼎方前北海之食鸚
鷓未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
觀俱在好生欲使金牀之鴈更及衡陽之侶雪山之
鹿不充食萍之宴

眾食碑陳徐陵長干寺眾食碑曰昔炎皇肇訓稷正
脩官信夫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
安住於大般涅槃行在真空深入於無爲般若則菩
薩應化成同色身諸佛淨土皆爲搯食證常住者爰

訖乳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亦有三心未滅七反餘
生應會大宮就齋龍海況復澹居地轉咸憇珠庭固
以皆種仙禾並資靈粟者矣法師常願以智慧火燒
煩惱薪普施眾生同食甘露况復安居自恣願學高
年或次第於王城猶栖遑於貧里迦留乞甦苦用神
通須提請飯致貽詞貴於是思營眾業願造坊厨庶
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濟濟無勞四輩之
類高廩峩峩恒有千食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樓紫
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
儲轉眾法師善巧方便漚和舍羅教授滋生隨年增

藝文類聚 內出音卷之七十七
長假使桑林不雨瓠水揚波猶厭稻梁永無饑乏加以五鹽具足七菜芳軟翹類天厨果同香樹羹鼎之大殷王未逢糜饌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次皆鳴鷲嶺之鍾暘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銜梁簡文帝釋迦文佛像銘曰至矣調御行備智周滿月爲面青蓮在眸又彌陀佛像銘曰玉蓮水開銀花樹落惟聖降神極波沉漠又維衛佛像銘曰灼灼金容巍巍滿月永被人天常留花窟又式佛像銘曰影生千葉花成四柱塔象單留龕童雙舞又迦葉佛像銘曰慧兩自垂仁風永扇照曜白毫半容月面惡

因有滅善燈無變又釋迦文佛像銘曰心珠可瑩智流方普永變身田長無沙鹵

梁安等釋迦文佛像銘曰帝爲知仰皆規而象敬模螺髮式圖輪掌信根有五覺枝云七仰福靈祇上生兜率

吳郡石像銘曰七盤員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華而不噴

梁元帝梁安寺刹下銘曰阿閣崑羅洞房窈窕似靈光之金扇類景福之銀鋪垂琬琰之文璫飾琅玕之

仙寶神童戾止亟連翩於威鳳薩埵來遊屢徘徊於
紺馬有識之所虔仰無著之所招提觀慧樓而下拜
望天街而與善辭曰塵沙無始造色無先飛蛾不息
縈蠶自纏篋蛇未斷藤鼠方緣苦流長汎愛火恒燃
髻珠執曉懷寶詎宣挺茲靈覺時惟天仙直籍表聖
化乳稱權寶刹千道高翻四懸鳳樓含日龍臺吐煙
紫山翠羽紅水青蓮雪宮月殿晨暉夜圓宵長梵響
風遠鍾傳仙衣有拂靈刹無邊

梁沈約光宅寺刹下銘曰聖心留愛閑素遷負南郭
義等去鄩事均從鎬及克濟橫流膺斯寶運命帝闈

以廣闢卽太微而爲宇旣等漢高留連於豐沛亦同
光武眷戀於南陽所以永留聖跡垂之不朽皇帝乃
啓閭闔造舟淮涘接神飈而動驟越浮梁而徑度芝
蓋容與翠華葳蕤下輦停蹕躬展誠敬辭曰八紘悠
闊九有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上)駿駿寶繞樞
光周原膺膺五緯入房自茲遐覽名在處亾安知若
水莫辨窮來自天攸縱於惟我皇卽基昔兆爲世舟
航重簷累構迴刹高驤土爲淨國地卽金剛又瑞石
像銘曰素毫月舉驕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椒
殿

梁劉孝儀平等刹下銘曰香薪已燎花疊盡然頗果
絕其軟言綿毫收其廣照紺鉢遺采託慕所依紅瓜
餘暉申悲是寄因使金表爭構玉刹競脩豈止天界
飾其四圍龍宮陳其七寶樹似菴林峯疑鷲色孕吐
仙霧涌瀨靈泉燕室綠雲精廬切製漢兼秘殿宋美
御房羲和假道於果思翔鸞迴翼於飛棟建章厭勝
未及雕龔甘泉避暑豈窮輪奐檻綴玫瑰階填粟玉
絡以如意飾用沉檀火齊勝明燭銀颺采釋梵奪其
身光日車貶其輪照辭曰惟茲寶塔妙跡可傳盤稱
鄴境樓美涪川雙龍虛繞九鳳徒懸豈如神刹耿介

凌煙珠含魄月幡垂淨天寶鐸夜響銀地朝鮮檐棲
迥霧砌卷香蓮翻蠶下梵墜鶴歸仙洄沙擾擾世界
綿綿踐茲勝影祛彼盖纏

陳虞荔梁同泰寺刹下銘曰戒香芬馥氣勝懷蘭智
劍陸離威逾交軋啟慧日於重雲浚法流於巨海嚴
此三駕用拔畏塗漾彼六舟拯諸淪溺但以一人入
道波旬之宮已震十地弘心毒龍之災競起重樂布
護積棋峻嶒神仙岳岳俯雕檻於霞外寶鐸鏘鏘韻
鈞天於雲表雷雨杳冥而未半扶桑光朏而先明迨
亭峻極特立千刃灼爍崢嶸光鏡八表若日殿之燭

太空似星宮之構辰極辭曰層臺複陸廣殿穹崇塗
金鈿玉映日䟽風
陳徐陵四元畏寺刹下銘曰皇帝升乾行於九五闢
世界於三千神人開錦石之山小國獻梅檀之柱乃
命將作脩成梵宮複殿重軒凌霄負漢慈訓宮朝文
母協道方祇鍾愛東平更踰燕后若夫外家問訊遙
疑緣構御者衣服曾無綵繡成傾寶飾用構支提僧
若檀林寺同祇苑辭曰室蓋王子金輪託生皇家茂
戚抑有齊名業水餘濶災風所驚徒悲馬角孰獻雞
鳴柰苑初築菴園重成金臺日麗玉殿雲平梵衆朝

禮天歌夜清峰疑畫壁雀避雕楹福履斯大皇基永
禎衆生不盡寶刹無傾又報德寺刹下銘曰昔者明
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煙流慶雲之
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盡於配天明發之懷誠不過
於饗帝豈如以梵宮之樂資乎廟堂淨土之因歸於
圓寢雖復青雲譙郡之境碧泉春陵之鄉上幼懷疑
重未曾遊陟年將志學卽事登庸宣力淮潯屬有嘉
夢其夢也畢陌宏敞橋山屈盤氣象靈長風煙騰溥
使隊雙表其高百尋左則青龍蟠蜿右則白虎蹲踞
軒轅之駕譬婉婉而多慙吳王之墳狀耽耽而非擬

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國陵自爾迄永定初其間二十有餘年至歲紀頻移崇瑩乃作觀其山川形勢王相徵圖瞻拜高巒宛如前夢大矣哉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與銘曰壯矣金表傍依壩垣高連綵霓極睇翔鸚梵偈宵唱雲花晝翻三心斷縛六道除怨趙夢天樂秦遊帝闈王靈在上巨勝笑論福彼羣品俱排大昏皇家七百於萬維孫

陳江總懷安寺刹下銘曰四聰睿后萬行了因運先玉鏡道茂金輪爰構靈刹地迹重闡迎風雲表承露天津飛薨巖嶰累棟嶙峋護時七衆警衛百神籌銷

草木劫盡沙塵支提永固福業恒新變易東海長久北辰又鍾銘曰鳧氏之匠徂陽之銅圖鑿鑄鑄刻獸鑄蟲聲飛雪裏韻切層中逢符玉律遠雜金風朝驚鷲嶺夜動龍宮冀憑慧業冥感神功百非洗蕩萬善招通長如五淨永證三空又鍾銘曰篆間鎔刻鑿上雕鐫聲齊法鼓響逸鳴捷舟移巨壑火壞初禪又優填像銘曰如花譬象若火疑龍毫光此遇法相今逢眸雲齒雪月貌金容大仙下降避席爲恭

北齊刑子才文襄王帝金像銘曰妙形難象至理希詮形之所及理亦在焉悟茲空假勞此蓋纏式圖往

秘用結來緣丹青並飾金玉同鑄神儀內瑩寶相外
宣圓光照耀映被無邊靈應盼響感發大千鍾福旒
纈其承如天歸慶怙恃壽等南山凡厥親類宜其永
年歸誠妙覺標志上元元託銘斯在曠劫方傳
獻武皇帝寺銘曰惟睿作聖有縱自天匡國庇民再
造區夏功高伊呂道邁桓文雖住止域中而神遊方
外影響妙法咫尺天人曉夜自分不勞雞鶴之助六
時靡惑非待壺箭之功永寄將來傳之不朽辭曰用
分行坐以敦戒行苦罪祈福傲狠成敬萬國咸亨一
人有慶方傳自久是用成詠

墓志梁簡文帝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師墓志銘曰
峯頽木朽波逝江潭山川若此人何以堪亦生亦滅
如壑如舟千齡俱盡萬古誰留惟茲大士才敏學優
幼捐蹈火早去吞鈎法雷能響懸河必訓辨才可匹
妙德難儔又宋姬寺慧念法師墓志銘曰電逝生危
舟沉道滅石拆亡儒星開殞哲是曰人龍亦號僧象
慧氣素昭英賢鳳上善渡愛河能褰欲網如彼高山
法徒斯仰如彼澄波不測深廣又甘露鼓寺敬脫法
師墓志銘曰岌岌緣假昏昏大夢六塵遠飛四流長
控猗嗟大士慧舟法棟早擅人龍夙標威鳳善堂間

書文類聚 卷之七十七 十六
構燈王布席辯河流水辭峯積石寂寥兩樹悠漫三
泉神明何託暗石空傳又湘宮寺智倩法師墓志銘
曰嗟爾名德超然有暉五塵夙離三脩九依戒珠靡
缺忍鎧無違智燈含影慧駕馳騁若韜山金如苞海
寶德邁西河聲踰東道伊寺傾盖于彼朱方不期而
遇襄水之陽掩此方墳悠哉泉下鬱鬱翠微遼遼平
野薪盡火滅歸真息假又淨居寺法昂墓志銘曰篠
簞含聳蘭蓀表質甘露已凝智泉斯溢頓轡中衢息
棹脩渚曠陋白駒藤緣黑鼠同志酸傷交朋哀楚
梁邵陵王楊州僧正智寂法師墓志銘曰緣城虛假

欲海漂深三相難久入風易侵寔惟上德爲龍爲光
疑情內瑩被采外揚微言折角精義解頤有同商生
譬彼名翳妙法方永慧水停滋五通軫慕四衆增悲
梁陸倕誌法師墓誌銘曰法師自說姓朱名保誌其
生緣乘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興皇寺僧
釋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
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
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徵索酒肴或數日不食豫言未
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即化
於華林門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像出置戶外

語僧衆云菩薩當去爾後旬日無疾而殞沉舟之痛
有切皇心殯葬資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隕涕瞻白
帳而拊心爰詔有司式刊景行辭曰欲化毗城金粟
降靈猗歟大士權迹帝京緒胄莫詳邑居罕見譬彼
涌出猶如空現哀茲景象愍此風電將導舟梁假我
方便形煩心寂外荒內辯觀往測來覩微知顯動足
墟立發言風偃業窮難詔因謝弗援慧雲晝歇慈燈
夜昏

表梁簡文帝上大法頌表曰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
成功臻而頌聲作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

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根澤雨無偏心
田受潤具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
曉

啓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法制啓曰翔慧燭於昏塗灑
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
網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
厲信可以糟滓五書糠粃百氏升罩聃周笱竿尼日
所謂窺七澤而狹潢汗登太山而小天下又法門頌
啓曰伏以迦文啓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乘
神儀挺發非望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

能企鹿苑金輪宏汲引以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
開氓惜乎祇園滅影鷲岳淪光微辭既遙大義如綴
自不宣遊十地擁接九區豈有導覺水之塞源極法
雲於落仞明分覽四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
屈已則仁兼旦奭隨方申道則慧一淨名驅率土於
福林入蒼黔於正術

梁昭明太子謝勅賫銅造善覺寺塔露盤啓曰燥濕
無變九布見奇寒暑是宜六律成用況復神龍負子
光斯極妙金鳥銜帶飾慈高表面谷耻其詠歌臨淄
惡其祥應陽燧含影還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梁簡文帝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曰臣緯啓不生
羽翼無假神通身升淨土高排閻闔足踐蓮花方茲
非喻行躡寶梯比斯未重又荅同泰寺立利啓曰竊
以寶塔天飛神龕地踊豈惟昔代復見茲辰嘉彼百
靈欣斯十善雖復紫煙旦聚比此未儔朱光夜上方
今知陋又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鍾啓曰竊以白亭舊
室絕顯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聞鍾石之響猶復存
諸良史汗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墀皆
處仍構寶階啓彝鍾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
出爾魯祠現璧固以推茲孝感惡此禎契將郭令鄙

藝文類聚 內典部卷之七十一 十九
其開金羊田陋其產玉豈宜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譽
蜀相宅基慙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慟
切視奩哀喻封篋

梁元帝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曰臣聞非晦非明法
身疑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陛下百姓爲心宜
觀種覺十方皆見普照王畿將使化行南國乃睠西
顧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變黶暫掩晨離甘雨霏
微猶藏宿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清梵騰空雜
塤箎以相韻頂禮最勝敬謁法王瞻彼堵牆不足爲
喻立處針鋒弗云易擬臣身持淨戒心拈法流接足

迴周膜拜路左得未曾有喜躍充遍

梁邵陵王荅皇太子示大法頌啓曰茲鋒鬱壯妙辯
縱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之說旣陳七處之
禮斯聚拏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心注八流意
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木蓋鱗開羅散
翮香鳥步花馴遊於雲圃瑞雀飛環翔舞於風前高
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政鳳皇之瑞雖
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比此茂如

梁沈約上錢隨喜光宅寺啓曰伏惟中陽故里春陵
舊居夷漫滌蕩曾無遺築若使人教早流法尊二代

開塔白水樹剎粉榆可以傳美垂跡迄今不朽又送
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啓曰竊以無名無色理絕應感
不身卽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爲八喜之侶
菩提無上永厠千子之蹤又臨終勸加篤信啓曰抱
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窮楚盡毒據刀坐劔比
此爲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寔本天
懷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無復遺恨雖
慙也善庶等哀鳴又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曰
竊以六詩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褻刺或義單小辨
莫不雕風煙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元體妙



凝神宙表廕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
初心菩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正水之安流
受三遠十號之尊崇建四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
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厚梁武帝小亮法師涅槃疏序曰非言無以寄言卽
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
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
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累價涇渭分流佛性開其
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作不
梁元帝法寶聯璧序曰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

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
之表金牒解空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爲言語斯絕
詩歌作焉可畧談矣粵乃書稱湯語篇陳夢說昔則
王畿居亳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

梁沈約內典序曰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
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犇隨緣受業人天異軌
翻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火宅輪驚人壽
飈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延路情靈起伏萬緒
千名能仁權跡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
新盡之實而天人瞻慕髣髴興情範金琢玉圖容寫

狀靈姿炫日寶刹凌雲或設鬼神之功或資體腦之
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包墳
典上素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
言未始或異也而經紀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衰
異卷分或辭義離斷或文字片出甫涉後條已昧前
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觸
物未悟學致迷惑是故曲辯情靈栖心妙典伏膺空
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
分義隨理合論功約廣尚於斯矣

書梁簡文帝與廣信侯書曰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

口辭珍鹿苑理愜鷺山微妙密藏於斯既隆莊嚴道
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執亦乃意絮晨飛每憶華
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
餘退休旁省携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
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又荅湘
東王和受試詩書曰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
頗有感焉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玉暉金銑
及爲拙自所蚩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
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校量文質有異
巧拙終媿醜妍是以惺瑜懷玉之士入鄭邦而知退

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七

成都嚴

琳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八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靈異部上

仙道

史記曰蓬萊仙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生焉其物禽盡自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欲到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又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

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乃
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弓百姓仰空望帝旣二乃
抱其弓與胡髯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鳥號
漢書曰梅福居家常讀書性少爲事至元始中王莽
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人其後
人有見福者於會稽變爲吳市門卒

晉中興書曰葛洪字稚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
平生體亦軟弱舉屍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爲屍
解得仙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馭飛龍遊于四
海之外又曰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於
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
道之精廣成子曰自治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
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
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
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
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
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
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

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淮南子曰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元闕至蒙
穀之上見處士者深目而元鬢淚注而爲肩豐上殺
下軒軒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翻然下其臂遜逃乎
岬下敖就觀之方捲龜殼而食蛤梨敖與之語若士
齟然笑曰嘻子中州之人不宜而遠至此猶光乎日
月而載乎列星

列仙傳曰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簫能致白鵠孔雀公
女字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
鳳皇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

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雍宮世有簫聲
又曰陶公六安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
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曰安公安公冶與天
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東南上城
邑數萬人豫祖安送之皆辭訣又曰呂尚異州人生
而內智豫知存亡避紂亂隱遼東三十年西適隱於
南山釣於卞谿三年不獲魚問曰可以止矣尚曰非
爾所及也果得大鯉有兵鈴在腹中服澤芝地衣石
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屍唯有玉鈴六篇在棺中
又曰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出遊江濱逢鄭交甫不

知其神人也女遂解珮與之交甫悅愛珮去數十步
空懷無珮女亦不見又曰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
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於是八公
乃詣王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俗傳安之臨仙去餘
藥器在庭中雞犬舐之皆得飛升又曰赤松子神農
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西王
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
辛時爲雨師又曰偃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實體毛數
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服者皆
三百歲又曰安期生琅耶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

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壁數萬
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復
千歲來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
至蓬萊山輒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處又曰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摩鏡輒問主人得無有
疾苦者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莫不愈數十年後
大疫每列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
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
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所愈立祠
十餘年

神仙傳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晉武末在洛陽白社中寢息身上藍縷衣不蔽形恒吞一石子經日不食或市乞傭作人或往觀之亦不與言時或著詩莫知所終又曰漢期門郎程偉妻者能通神變化偉嘗從出而無時衣甚愁妻卽爲致兩縑無故至前偉好黃白連時不成妻乃出囊中藥以少投其已煎水銀須臾成銀偉欲從授方終不可得云偉骨相不應得之逼之不已妻死尸解去又曰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竝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元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

乎乃嗽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食久元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元嚼食之是故飯也元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行蟲飛燕雀龜之屬使舞絃節如人也元以冬爲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元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曰爲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元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又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也其母感大星而有娠雖受氣

書文苑集 卷之七十八 五
於天然生於李家猶以李為姓又云其母懷之八十
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
子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
為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黃色美眉廣額長耳大
目疏齒方口厚唇額有參牛達理日角月庭鼻骨雙
柱耳有三門足蹈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
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
丹八石玉醴金液治鬼養性絕穀變化投使鬼之法
又曰彭祖諱鏗帝顓頊元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
餘歲而不衰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王聞之

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害於補導之術并服水精
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采女乘輜軒往問道於彭祖
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為之有驗欲秘之彭祖
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
見之又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犢山
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
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作以示嵇叔夜叔夜盡知
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經分明了了往至失石
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又曰藥
巴者蜀郡人也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不飲而南嚙

有司奏巴大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爲臣生立廟今日耆老皆入臣廟不可委之是以頗有酒色臣適來本縣成都市上失火臣故喫酒爲雨以滅火非敢不敬罪當可坐詔原復坐卽驛書問成都成都荅言正旦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作酒臭又曰河上公莫知姓名也漢孝景帝時結草爲菴于河湄嘗讀老子經景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知數事莫能通者聞人說河上公讀老子乃道人謔所不解事以問之河上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駕而從之公以素書二

卷與帝曰熟省此則皆疑了不事多言言也勿以示非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斗合論者爲景帝好老子之言一世不能盡通之故神人將下教之便去也又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鼠山又於中服水銀百餘年還鄉年如二十者

關令內傳曰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綃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旣覺口有盈味及真人生時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內皆明良久不知所在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眼有日

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
素善於天文秘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
匿其真狀老子感焉未至九十日關令登樓四望見
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夫陽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
並王復九十日之外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
齋戒其日果見老子

真人周君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字委通汝陰人也
聞有藥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入
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鹿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
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子名

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何
漢武內傳曰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好道入泰
山採藥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
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卽愈乃以方干上
言臣能凝瀕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成服之白日
升天身生朱陽之翼豔備貞光之異竦則凌天伏入
無間控飛龍而入遐遍乘白鴻而九陔周冥海之棗
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竒光師安
期投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
爲立屋第

漢武故事曰上巡狩過河間見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見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一拳上令開其手數百人擘莫能開上自披手卽申由是得幸爲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戈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身十四月產昭帝上曰堯十四月而生鉤戈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

搜神記曰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

何不學仙冢壘壘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又曰蒯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神異經曰崑崙有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仙人九府治與天地同休息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材芳華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爲反魂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玉斧中煮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飴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之振靈丸或名之爲反生香又曰崑崙山三角一角正于北辰星輝名曰閻風嶺其一角正西曰元圃臺其一角正東曰崑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千里城安金臺又曰鍾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風俗通曰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縣令

喬月朔常詣臺朝明帝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鳥使尚方識乃四年所賜尚書官履也每朝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寢其中蓋便上覆葬於城東土自成墳人無知之者百姓爲立祠號葉君祠

異苑曰陶侃字士衡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刺子字不可識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晉君有巨相故來相看於是脫衣恰服仙

羽升鶴而騰颺

詩魏文帝遊仙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胷臆生羽翼輕舉生風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

魏陳王曹植遊仙詩曰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凌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翺翔九天上聘轡遠行遊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登元渚南翔陟丹丘又五遊詠曰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

我素霓裳華蓋紛菴藹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倉閭闔啓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伏西櫺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嗽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竒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又遠遊詩曰靈鼈戴方丈神岳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藥可療飢仰首嗽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晉何劭遊仙詩曰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

晉張協遊仙詩曰崢嶸元圃深嵯峨天嶺峭亭館籠

雲構脩梁流三曜蘭葩蓋嶺披清風緣隙嘯

晉郭璞遊仙詩曰京華豪俠窟山林隱遁栖又曰登

岳採五芝涉澗將六草散髮蕩元溜終年不華皓又

曰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又曰中有冥寂士靜嘯

撫清絃又曰四瀆流如淚五岳羅若垤尋我青雲友

永與時人絕又曰靜歡亦何念悲此妙齡逝在世無

千月命如秋葉帶蘭生蓬芭間榮曜常幽翳又曰吞

舟踊海底高浪駕蓬萊又曰登仙撫龍駟迅駕乘奔

雷鱗裳逐電曜雲蓋隨風迴手頓羲和轡足踰閭闔

開東海猶蹄泠崑崙若蟻堆又曰縱酒濛汜濱結駕

尋木末翹于攀金梯飛步登玉闕左顧擁方日右眷

極朱髮又曰璇臺冠崑嶺西海濱招搖瓊林籠藻映

碧樹疏英翹丹泉漂朱沫黑水鼓玄濤尋仙萬餘日

今乃見子喬振髮見翠霞解褐被絳綃總轡臨少廣

盤虬舞雲輶

晉成公綏仙詩曰盛年無幾時奄怨行欲老那得赤

松子從學渡世道西入華陰山求得神芝草珠玉猶

戴土何惜千金寶但願壽無窮與君長相保

晉庾闡遊仙詩曰神岳竦丹霄玉堂臨雪嶺上採瓊

樹華下挹瑤泉井又曰南海納朱濤元波洒北溟仰

書之類身
靈異音卷之七
十二
盼燭龍曜俯步朝廣庭又曰功疏鍊石髓赤松嗽水
玉憑煙眇封子流浪揮元俗崆峒臨北戶昆吾眇南
陸層霄映紫芝潛澗汎丹菊崑崙涌五河八流縈地
軸又曰三山羅如粟巨壑不容刃白龍騰子明朱鱗
運琴高輕舉觀滄海眇邈去瀛洲玉泉出靈鳧瓊草
被神上又曰熒熒丹桂紫芝結根雲山九疑鮮榮夏
馥冬熙誰與薄採松期又曰赤松霞霧乘煙封子鍊
骨凌仙滄漱水玉心元故能靈化自然又曰乘彼六
氣渺茫輜駕赤水崑陽遙望至人元堂心與罔象俱
忘又曰朝嗽雲英玉藥夕挹玉膏石髓瑤臺藻構霞

綺鱗裳羽蓋級纒又曰玉樹標雲翠蔚靈崖獨拔竒
卉芳津蘭瑩珠隧碧葉灌清鱗萃又曰玉房石檢磊
砢燭龍銜輝吐火朝採石英澗左夕翳瓊葩巖下

晉張華詠蕭史詩曰蕭史愛長年羸女老童顏火粒
願排棄霞霧好登舉龍飛竟天路鳳起出秦關身去
長不及簫聲時往還又遊仙詩曰雲霓垂藻旒羽挂
揚輕裾飄登清雲間論道神皇廬蕭史登鳳音王后
吹鳴竽守精味元妙逍遙無爲墟又曰玉佩連浮星
輕冠結朝霞列坐王母堂體飡瓊瑤華湘妃詠涉江
漢女奏陽阿又曰乘雲去中夏隨風濟江湘疊疊陟

高陵遂升玉巒陽雲娥薦瓊石神妃侍衣裳

晉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并序曰潯陽有廬山者盤基
彭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澗澄深積清百
仞若乃絕阻重險非人跡之所遊窈窕冲深常含霞
而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囿矣太元十
一年有樵採之陽者于時鮮霞塞林傾暉映岫見一
沙門披法服獨在巖中俄頃振裳揮錫凌崖直上排
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旣白雲之可乘何帝鄉
之足遠哉窮目蒼蒼翳然滅跡詩曰吸風元圃飲露
丹霄室宅五岳賓友松喬

齊袁詵遊仙詩曰羽客宴瑤宮旌蓋乍舒設王子洛
浦來湘娥洞庭發長引逐清風高歌送奔月並馭排
帝闥運吹入天闕萬古一方春千霜豈二髮又曰白
玉三重階黃金九層路采煙拂紫薨芳風搖碧樹
齊陸慧曉遊仙詩曰旌翻玉華晦神轉雲光移襲烏
黃山下投佩朱路岐

梁簡文帝仙客詩曰漆水豈難變桐刀乍可揮青書
長命籙紫水芙蓉衣高翔五岳小低望九河微穿池
聽龍長叱石待羊歸酒闌時節久桃生歲月稀
梁元帝和鮑常侍龍川館詩曰珍臺接閑館迢遞山

之旁多解三真術俱善四明方玉題書仙篆金勝燭
神光桂影侵檐進藤枝遶檻長苦文隨溜轉梅氣入
風香

梁沈約華山館爲國家營功德詩曰沐芳禱靈岳稽
首恭上元帝昔祈萬壽臣今請億年丹友絨洞府河
清時一傳錦書飛雲字玉簡黃金編又和竟陵王遊
仙詩曰天矯乘絳仙螭衣方陸離玉鑿隱雲霧溶溶
紛上馳瑤臺風不息赤水正連漪崢嶸元圃上聊舉
瓊樹枝又曰朝止閭闔宮暮宴清都闕騰蓋隱奔星
低鑿避行日九疑紛相從虹旌乍升沒青鳥去復還

高唐雲不歇若華有餘照淹留且晞髮又曰陶先生
登樓不復下詩曰側聞上士說尺木乃騰霄雲輶不
展地仙居多麗譙臥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銜書必
青鳥嘉客信龍鑣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又赤松
澗詩曰松子排煙去英靈耿難測惟有清澗流潺湲
終不息神丹在茲化雲輶於此陟願受金液方片言
生羽翼渴就華池飲飢向朝霞食何時當來還延仁
清巖側又和劉中書仙詩曰殊庭不可及風燦多異
色霞衣不待縱雲錦不須織又清旦發元洲日暮宿
丹上崑山西北映流泉東南流霓裳拂流電雲車委

輕霰崢嶸上不覩窠廓下無見又沈道士館詩曰秦
王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歡娛人世盡情性猶未充銳
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寧
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
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
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物外爲念在元蹤朋
來挹石髓賓至駕飛鴻都令人徑絕惟使雲路通一
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梁王筠東南射山詩曰還丹改容質握髓駐留年口
含千里霧掌流五色煙瓊漿汎金鼎瑤池溉玉田倏

忽整龍駕相遇鳳臺前

梁庾肩吾道館詩曰仙人白鹿上隱士潛谿邊試取

西山藥來觀東海田

陳周宏正和庾肩吾詩曰石橋有舊路靈室儼衆仙
菊潭溜餘水丹竈起殘煙桃花經作實海水屢成田
逆愁歸舊里追問斧柯年

周王褒過藏矜道館詩曰松古無年月鵠去復來歸
石壁藤爲路山窓雲作扉

周庾信和趙王遊仙詩曰藏山還採藥有道得從師
京兆陳安世成都李意其玉魚傳相鶴太一受飛龜

白日香薪寺青泥美熟芝山精逢照鏡樵客值圍碁
石文如碎錦藤苗似亂絲蓬萊在何處漢后欲遙祠
又道士步虛詞曰洞靈尊上德虛石會明真要妙思
元絕虛無養谷神丹上乘翠鳳元圃馭班鱗移梨付
苑吏種杏乞山人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海無三
尺水山成數寸塵又曰東明九芝蓋北燭五雲車飄
飄入倒景出沒上煙霞春泉下玉雷青鳥向金華漢
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上元應送酒來在蔡經家又
曰歸心遊太極回向入無名五香芬紫府千燈照赤
城鳳杯採桐實春山種玉榮夏簧三舌響春鍾九乳

鳴絳河應遠別黃鵠來相迎又曰比閤臨元水南宮
坐絳雲龍泥印玉策天火鍊真文上元風雨散中天
歌吹分靈駕千尋上空香萬里聞又曰地鏡階基遠
天窓影迹深碧玉成雙樹空青爲迥林鵲巢堪鍊石
蜂房得奠金漢武多嬌慢淮南不小心蓬瀛入海底
何處可追尋又曰麟洲一海濶元圃半天高浮上迎
子晉若士避盧敖經滄林慮李舊食綏山桃成丹須
竹節刻髓用蘆刀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周蕭撫和梁武陵王遙望道館詩曰神境流精闕仙
居紫翠房今有尋真地邈迤麗通莊九柱含虬重三

臺飾夜光金輝碧海桃玉笈紫書方拂筵青鳥集吹
簫白鳳翔屐歸堪是燕石在詎非羊煙霞四照藥風
月五名香於茲喜臨眺願得假霓裳

陳張正見遊匡山簡寂館詩曰三梁礪本絕千仞路
猶通卽此神山內銀榜映仙宮鏡似臨峯月流如飲
澗虹幽桂無斜影深松有勁風惟當遠人望知在白
雲中

陳陰鏗遊始興道館詩曰紫臺高不極清谿千仞餘
壇邊逢藥鈔洞裏閱仙書庭舞經乘鶴池遊被控魚
稍昏蕙葉歛欲暝槿花疏徒交斧相爛會自不凌虛

又賦詠得神仙詩曰羅浮銀是殿瀛洲玉作堂朝遊
雲暫起夕餌菊恒香聊持履成燕戲以石爲羊洪崖
與松子乘羽就周王

賦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相如拜爲孝文園令見上
好仙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宅
彌萬里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竭輕舉而遠
遊垂絳幡之素霓戴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總
光曜之采旄垂旬始以爲慘曳彗星而爲鬢絕少陽
而登太陰與真人乎相求屯余車而萬乘絳雲蓋而
樹華旗歷唐堯於崇山過虞舜於九疑竭度九江越

五河時若曖曖將混濁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排閭
闔而入帝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閭風而遙集飛鳥
騰而一止吾乃今日覩西王母皓然白首戴勝而穴
處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遣屯騎元闕軼先驅於寒
門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視眩泯而無見聽
敞况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超無反而獨存

後漢桓君山仙賦曰余少時爲中郎從孝成帝出禱
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
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
門南向山署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卽書壁爲

小賦以頌美曰夫王喬赤松呼則出故翁則納新天
矯經引積氣關元精神周洽高塞流通乘凌虛無洞
達幽明諸物皆見玉女在旁仙道旣成神靈攸迎乃
驂駕青龍赤騰爲歷踏元厲之擢葬有似乎鸞鳳之
翔飛集于膠葛之宇泰山之臺吸玉液食華芝漱玉
漿飲金醪出宇宙與雲浮洒輕霧濟傾崖觀倉川而
升天門馳白鹿而從麒麟周覽八極還崦華壇汜汜
乎濫濫隨天轉璇容容無爲壽極乾坤

後漢黃香九宮賦曰伊黃靈之典度存文昌之會宮
握璇璣而布政揔四七而持綱和日月之光曜均節

度以運行經閭闔而出玉房謁五岳而朝六宗躡崑崙而跪碣石蹈底柱而跨太行肘熊耳而據桐栢分蟠冢而持外方使織女驂乘王良爲之御三台執兵而奉張軒轅乘馭驢而先驅左青龍而右觜雉前七星而後騰蛇

晉陸機列仙賦曰夫何列仙元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爲基仰造化而聞道性冲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老爾乃呼翕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食違品物以長盼妙羣生而爲言爾其嘉會之仇息宴遊栖則昌客弄玉洛宓江妃觀百化於神區覲天

皇於紫微過太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又陵霄賦曰狹至道之容微狹流俗之紛沮颺余節以遠模風濤搖而相予削陋跡於分丘省遊仙而投軌凱情累以遂濟豈時俗之云阻判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旅詠陵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昊蒼煥而運流日月翻其代序下霄房之靡迄卜良辰而復舉陟瑤臺以投轡步玉陰而容與

梁陶宏景水仙賦曰淼漫入海泫泊九河中天起浪分地寫波東卷長桑日窟西斡龍築月阿迺者潼關不壅石門已開導江出漢浮濟達淮漳渠水府包山

洞臺娥英之所遊往琴馮是焉去來於是碧巖無霧
綠水不風飛軒紉鳳遊軒駕鴻上朝紫殿還覲青宮
進麾八老顧扞四童酌丹穴之酎薦麟洲之肴錦旌
麗日羽衣拂霄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於
蒙穀求呂梁於石城從霧光於底柱索龍威於洞庭
迎九元於金闕謁三素於玉清更天地而彌固終逍
遙以長生又雲上之仙風賦曰縹緲遙裔巨碧海而
颺朝霞凌青煙而溥天際出龍門而激水度葱關以
飛雪於是漢區動御月軌驚文浮虛入景登室汎雲
一舉萬里曾不浹辰此列子有待之風也若乃縣括

宇宙苞絡天維周流入極回環四時氣值節而動律
位涉巽而離箕徒見去來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太
虛無爲之風也

梁江淹丹砂可學賦曰或曰黃金可鑄僕不信試爲
此辭乘河漢之光氣騎列星之采色輟陰陽於形有
傳變化於心識旣而暖碧臺之錯落曜金宮之玲瓏
沼蓮華於繡閣化蒲葍於錦屏奏神鼓於玉袂舞靈
衣於金裾韻躑躅而易變律參差而難圖非南風之
能擬詎濮水之敢模

頌魏陳王曹植元俗頌曰元俗妙識饑餌神頌在陰

倏逝卽陽無景逍遙北岳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含神
自靜

晉牽秀老子頌曰深哉伯陽誕此靈姿研精元奧幽
贊神微抱質懷素蘊寶藏輝述而好古儀聖作師周
衰道廢厥猷匪宣龍潛初九亢志皓然於邈高風微
音永傳又彭祖頌曰於休彭公應運特生窮神知化
妙物通靈挹之不冲滿之不盈韜光隱曜混沌元清
確乎其操邈乎其度含真蕩穢離俗遺務託神元妙
遊心泰素享年七百寶降其祚惠我無疆倫道作故
又王喬赤松頌曰妙哉松喬稟此殊姿含精握氣靈

德是綏藏器華圃允首騰飛齊跡風雲超遠姿微乃
翔靈墳鳥像人聲低徊舊土眷此平生惠而不諒凋
我素形神儀旣噴翻飛而征遨遊八維跨騰九冥應
慶罔極與道虛盈

贊晉陸機王子喬贊曰遺形靈岳顧景忘歸乘雲倏
忽飄颻紫微

晉湛方生老子贊曰教由嚴宗化必有資深矣若人
乃作皇師亦參儒訓道實希夷恂恂孔父是敬祇

晉郭璞馮夷贊曰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
來海客若是水仙號曰河伯又曰水土冰鱗潜映洞

川赤松是服靈蛇乘煙吐納六氣升降九天

宋孝武帝洞井贊曰絳紀山瑞紫志川靈金膏溢曜

玉樹含英端巖毓泉挹祥吐禎彪彬仙牒揮翁經說

梁江淹王子喬贊曰子喬好輕舉不待鍊銀丹控鶴

上窈窕學鳳對嶺岢山無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雲衣

不躑躅龍駕何時還又陰長生贊曰陰君惜靈骨珪

璧詎為寶日夜名山側果得金丹道憂傷永不至光

顏如碧草若渡西海時致意三青鳥又白雲贊曰紫

煙世不覲赤鱗庖所捐白雲亦海外蓋蓋起三山簫

瑟玉池上容裔帝臺前欲知清都裏乘此乃登天又

秦女贊曰青琴既曠世綠珠亦絕羣猶不及秦女十
五乘綵雲璧質人不見瓊光俗詎聞使洛靈脩往為
我道奇芬

禪齊孔稚珪元館碑曰夫朋白兔而侶青鳥啓銀函
而講金字者有道存焉故能大叩元宗鬱為物範則
天地正六合照日月而導蒼生神道無門陰陽不測
是故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在崆
峒之上軒轅稟順風之禮洛浦笙飛之秀闕山駕鳳
之英凡此之儔希世間出皆雍容以沐咸池或蕭灑
而開閭闔

梁簡文帝招真館碑曰夫東瀛淥水三變成田西岳
靈桃千載未子尚以星起牽牛苛首迢迢律生甲子
氣數杳冥沈復上遊玉清損之又損高排金闕元之
又元豈言象之能筌非時節之所辯高巖鬱起帶青
雲而作峰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俱灑雖日門採藥之
地楚望懷椒之歌陽反流沙之魂錦識汾陰之鼎無
以喻書銘曰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浮天
外故帝可小推貞能大德起同塵苦生塞兌保物自
然人符交泰掩映綠羅穹隆紫蓋仙冶之美此焉爲
最雄柱千步陽臺百丈水均下矚山踰高掌野寂雲

興禽繁山響升虹夕栖豐雷朝上書藏玉押藥蘊銀
筒燒鉛雜鯉折桂和葱芥柯雖朽碎石無窮

梁元帝南岳衡山九貞館碑曰簫鼓騰空煙霞相接
星辰奪采燈燭非明風牖雲梁千門萬戶樓施九柱
已同賴鄉之地山帶五城復類元洲之所玉版之經
猶蘊金丹之處存焉上月臺而遺愛登景雲而忘老
欣欣然不知所以而然日暉石瓦東眺靈壽之峰月
陰玉牀西瞻華蓋之嶺竹類黃金旣歲蕤而防露木
似紅蓮且芬披而拂日杯傳九醞隱淪之車晨至堂
開四扇西楹之鍾夜響又青谿山館碑曰原夫法象

莫過於天地著明莫過於日月鼓之以雷電潤之以風雨咸秩無文所以名山致祭峻極於天青谿山者荆南之中岳也隱隱于霄亭亭無際雲蓋三層如在帝臺之側桂林八樹非異景山之傍輕霞旦起影落照於陽谿清風遠至響猿鳴於巫峽西臨百丈之穴南帶千仞之水洪源湛淡長波縈復

梁沈約善館碑曰至道元妙無跡可尋寄言立稱已垂宗極神宇靈房於義非取九仙緬邈等級參差或藏形洞府或栖志靈岳達人獨往之事志非易立食松飲澗之情理難輕樹止欲漸去喧囂稍離塵雜於

是既加整葺營建堂宇北負崇岳南枕脩衢廻託人表雞犬相絕庭流松響戶接雲根指瓊樹而朝飡就瑤臺而一息霓裳不反鳧舄忘歸朝九星謁羣帝悠哉邈乎與天地相畢矣又桐栢山金庭館碑曰若夫上元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元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鑿鮮方早尚幽棲屏棄情累留愛林壑託分鳥魚既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謁之山實惟桐栢仰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萬仞邃澗千回翹心屬念晚臥晨起採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息乘鳧

輕舉留鳥忘歸銘曰日爲車馬芝成宮觀虹旌拂月
龍輶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
梁陶宏景許長史舊館壇碑曰悠哉曠矣宇宙之靈
也固非言象所傳文跡可記嘿然則後之人奚聞乎
銘曰昔在西漢三茅來賓爰暨東晉二許懷貞裁其
浚井棲道接神允膺輔聖錫茲符震勝殿密響瀉瓶
揚芬瑤宮碧簡絢采垂文瓊函玉檢綺席繡巾蘭釭
烈耀金鑪颺薰又茅山長沙館碑曰夫萬象森羅不
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摺紱之士飾
禮容於闈閣耿介之夫揚旌麾於門齋銘曰至哉乾

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
祉德被歌鍾名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
實用表遺先敢巡舊制有華雜章刊字弗朽奕代留
芳又太平山日門館碑曰日門館者東霞啓暉開巖
引燭以爲名也先是吳郡杜徵君聲高兩代德冠四
區教義宣流播乎數郡拓宇太平之東結架菁山之
北爰以此處幽竒別就基構栖集有道多歷世年
陳沈炯林屋館記曰夫元之又元處衆妙之極可乎
不可成道行之致斯蓋寂寥窅冥希微恍惚故非淮
南八仙之圖賴鄉九井之記至若崑山平圃銀榜相

暉蓬闋仙宮金臺崛起南瞰肯臺傍連飛閣桂柱星
羅瓊軒雲構銘曰大道既隱眾聖無門悠悠太極誰
見元根祈年立秦望仙表漢髣髴神靈依稀宮觀峨
峨林屋輪奐徘徊庭羅花鳥室靜塵埃

陳徐陵天台山館徐則法師碑曰夫海水揚塵幾千
年而可見天衣拂石幾萬歲而應平至人者譬彼晨
昏方乎晷刻固非俗士之所能言寰中之所能量者
也至如不死之草猶稱南裔長生之樹尚挺西崑百
紀遊龜皆登蓮葉千齡壽鶴或舞松枝假矣生民何
其夭脆譬彼風電同諸泡沫琢火之歎聞諸往賢逝

水之悲嗟乎前聖樵人看博信未始乎淹留仕客彈
琴固不移於俄頃然而子孫皆其數世鄉黨咸爲草
萊是以志士名賢飄然長驚臊羶榮利慙穢風塵服
冕乘軒其猶桎梏朱庭紫閣事甚籠樊隱淪巖洞食
餌芝髓忽美身輕俄然羽化金繩玉版受謁帝之符
龍駕霓裳處仙宮之錄法師蕭然道氣卓矣仙才千
仞孤標萬頃無度所以伊川控鶴葉縣乘鳧靈化無
方去還斯在銘曰來去三鳥賓遊二童然香雨上擊
磬雲中玉粒雖軟金膏未鎔方流道業濟彼昏蒙

銘梁陶宏景茅山曲林館銘曰層嶺外峙邃宮內映

灰穴旁通榮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
若凡若聖連薨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
孰曰曲林獨爲勁好奄跡韜功守茲偕老

周王褒靈壇銘并序曰悠悠五緯乃欽若於堯典茫
茫九州是致功於禹跡猶以天步懸遠隸百筭而弗
窮地載遐荒章亥馳而未極浩庭霄度吐納天和崑
閩滄溟胞胎元一九靈之府神液所以降祥五英之
闕冀華以之昭應推劫運之短長校河源之廣狹谷
承上書譬流風之不繫桓譚作論明弱水之難航豈
知迴天金簡惟傳上聖洞神玉策尚隔中仙于時金

風戒辰三光澄曜香雨乘空天花入室帝乃升法座
說元言肴覆洞微闡揚衆妙洪鍾應叩衢樽待酌銘
曰鐘鳴上界梵響元宮紫宸濯水青樹搖風八覺脩
行七教宏通神機詣理秋毫坵空函席廣開法輪徐
轉入神精義談天勝辯逐境晦明逗機深淺或照盛
業方圖雲篆又館銘曰雲橋啓館景曜開扉明庭朝
禮仙宮羽衣燕履霄去鳧舄晨歸練石三轉燒丹七
飛昆吾陶鑄丹楊銑畫寫龍文圖開彫篆聲隨地
氣調均天辯九宮方應萬靈稱善

書梁沈約與陶宏景書曰先生糠粃俗流超然獨遠

烈霓羽帶摠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遊元闕憑星
夕臥望日朝食而至理深微睫焉難睹惟欲下風問
道未知厥路若夫栖遲閑遠咀嚙瓊芝出入清都師
友靈聖循崖反跡無缺惟心

梁陶宏景荅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曰某等白嘗
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
之體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
弊金石者乎先生領袖元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
川岍請畧聞雅說隱居荅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辯
雖然試言之若真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

非今日所論若刈庖刀湯稼從養溉之功者此又上
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並有異乎此但斯
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
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
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
而致此仙是鑄練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爲
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
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
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練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
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眾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

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
亡於是各隨所業脩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
畢竟寂滅矣

論魏陳王曹植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
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邽儉始能行氣導
引慈曉房中之元術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
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惡以
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
而顧雲輿棄文驥而羨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
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等曜紫微何

顧乎主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備投不如百官
之美也素女姮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
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藥玉華
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
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
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
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若夫元黃所以娛目
鏗鏘所以樂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
必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乎

晉庾闡列仙論曰夫無怪物之所以然後可以通于

命以達變化之情者不怪詭於異端測自然之根者不猖狂於一物故形骸雖細推之愈廣天地雖巨別之彌狹然則形骸華岱之秋毫太虛天地之掌握耳又何足以言其變化哉又若秦皇漢武體無靈骨雖懷竒化絳於尸沒傾天下之資忽萬乘之位方士輻湊萬端鱗萃無救於頽年無補於一至若夫稟分有方云云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八

成都嚴

琳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九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靈異部下

神魂 夢 魂魄

神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亾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山海經曰西海水赤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

藝文類聚

靈異部卷之七十九

宏達堂校梓

身長千尺其眠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謁
是謂燭龍又曰蚩尤作兵犯黃帝乃令應龍攻於冀
州之野蚩尤謂風伯所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魃
止雨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故所居不雨

三齊畧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
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
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
不悉赤至今猶爾又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非人功
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通敬其神求與相
見海神荅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乃從石塘

上入海三十餘里相見左右莫動手巧人潛以脚畫
其狀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
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於海衆山之石皆住今
猶岌岌無不東趣

史記曰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
胥山又曰始皇西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
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
堯女舜之妻也而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
千人伐湘山樹楮其山

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葬於江湘之間俗

謂之湘君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常自謂已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於鍾山之下賊擊傷額因解綬以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文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也爲吾立祠不爾使蟲入耳爲災吳主以爲妖言後果有蟲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又云不祠我將有大火是歲數有大火吳主患之封爲都中侯加印綬立廟堂改鍾山爲蔣山以表其靈也又曰濟北弦超嘉平中夜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

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蚤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今得下嫁從夫當其夢也嘉善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旦顯然來遊駕輜輶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爲夫婦贈詩曰飄飄浮勃述敖曹雲石滋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又杜蘭香別傳曰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傅傅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君可不敬從傅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八九說事邈然久遠有婦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

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飄輪送我來豈復耻
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
作詩曰逍遙雲霧間呼吸發九疑流汝不稽路弱水
何不之出薯蓣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
風波辟寒温碩食二欲留一不肯令碩盡食言本爲
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
當還求君

王隱晉書曰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陽太守
矩爲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著布單衣白持奏
在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叙希

濶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荅曰朝發矩怪京兆去
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杜荅云僕天上京兆去此乃
數萬何止數千乎

異苑曰衡陽山九疑皆有舜廟漢世零陵文學姓奚
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笙玉管舜時西王母獻又曰陸
機初入洛次河南之鄆師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
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達與機言元門妙物機心
伏其能無以訓抗機提緯古今摠驗名實此年少不
堪欣解既曉便去機稅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
村落止有出陽王家墓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

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墓也又曰吳相
伍真廟永嘉中吳郡人叔父爲臺郎在洛值京都傾
覆歸塗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旣投奏即日得渡
又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淨異於常
處民爲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
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幽明錄曰王輔嗣註易輒笑鄭元爲儒云老奴無意
王時夜分忽然聞外閤有着屐聲須臾進自云鄭元
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誦老子耶
極有忿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時遇厲疾卒

詩梁簡文帝祠伍真廟詩曰去國資孝本循忠全令
名舟裏多竒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麗入楚
營光功摧妙筭載籍有餘聲洪濤猶鼓怒靈廟尚淒
清行潦承椒奠按歌雜鳳笙無勞晉后璧詎用楚臣
纓密樹臨寒水踈扉望遠城窓察野霧入衣帳積苔
生惟有三青鳥歛翅時逢迎

梁劉遵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詩曰分蛇淪霸迹提
劍滅雄威空餘清祀處無復瑞雲飛仙車照丹穴霓
裳影翠微投珥要漢女吹管召湘妃幸逢懷精日豫
奉沐休歸

梁徐陵和詩曰山宮類牛首漢寢若龍川玉腕無秋
耐金燈滅夜煙丹帷迫靈岳紺席下羣仙堂空沛筑
響釵低戚鳳妍何殊后廟裏子建作華篇

梁劉孝儀和詩曰珪幣崇明祀牲樽禮貴神風驚如
集廟光至似來陳徘徊靈駕入叫咷倡歌新將言非
爲已致敬乃祈民多才與多事今古獨爲鄰

梁王臺卿和詩曰沐芳事椒醑駕言遵壽宮瑤臺斜
接岫玉殿上凌空樹出垂巖影竹引帶山風階長霧
難歇窓高雲易通所悲樽俎撤按歌曲未終

梁王僧孺湘夫人詩曰桂棟承薜帷眇眇川之湄白

蘋徒可望綠芷竟空滋日莫思公子銜意嘿無辭

賦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
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
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
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婦人曰妾
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
因幸之去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
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朝視之如言故爲立
廟號曰朝雲始出狀若何玉對曰其少進也晰兮若
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

而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惟高唐之大體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
道互折而曾累遇天雨之新霽觀百谷之俱集潭洶
洶其無聲潰淡淡而並入中阪遥望元木冬榮煌煌
睡睡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綠葉紫裹
朱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竿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
感心動耳迴腸傷氣長吏隳宮賢士失志愁思無已
歎息垂淚王乃乘玉輿駟蒼螭於是乃縱獵者基趾
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
千里而逝又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

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
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曰其始來也曜乎若白日初
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
貌橫生燁乎如華溫乎如瑩五色並施不可殫形振
繡衣被袿裳禮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
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何神女之妖麗舍陰陽之渥
飾被華藻之可好若翡翠之奮翼毛嬌障袂不足程
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望余帷而延視若流波之將
瀾奮長袖以正衽立躑躅以不安意似近而既遠若
將來而復旋褰余幃而請御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

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

魏陳王曹植洛神賦曰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其辭曰余從京城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凌景山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盼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其形也翩若驚鴻宛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衷脩短合

魏陳琳神女賦曰漢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仇贅皇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遊儀營魄於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瀆瀆覩元麗之軼靈文絳蚪之奕奕鳴玉鸞之嚶嚶荅玉質於茗華擬豔姿於薜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鴈之嚶嚶申握椒以貽予請同宴乎粵房苟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昌既歎爾以豔采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辭

魏王粲神女賦曰惟天地之普化何產氣之淑真陶陰陽之休液育天麗之神人稟自然以絕俗超希世

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元鑿鬢
類雲成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襲羅綺之黼
衣曳縟繡之華裳錯繽紛以雜佩珪熠燿而焜煌退
變容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稅衣裳兮免簪笄施華
的兮結羽儀揚娥微眄藐流離婉約綺媚舉動多
宐稱詩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
之難遇真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
滅心交戰而貞勝乃回意而自絕

魏楊脩神女賦曰惟元媛之逸女育明曜乎皇庭吸
朝霞之芬液澹浮遊乎太清余執義而潛厲乃感夢

而通靈盛容飾之本艷奐龍采而鳳榮翠黼翬裳纖
縠文袿順風揄揚乍合乍離飄若興動玉趾未移詳
觀元妙與世無雙華面玉粲鞞若芙蓉膚凝理而瓊
絜體鮮弱而樂鴻回肩襟而動合何俯仰之妍工嘉
今夜之幸遇獲帷裳乎期同情沸踊而思進彼嚴厲
而靜恭微諷說而宣諭色歡懌而我從

晉張敏神女賦曰世之言神遷者多矣然未之或驗
也至如絃氏之婦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
也無不羸病損瘦今義起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
寢處縱情極意豈不異哉余覽其歌詩辭旨清偉故

爲之作賦皇覽余之純德步朱闕之崢嶸靡飛除而
入秘殿侍太極之穆清帝愍余之勤肅將休余於中
州託元靜以自處是夫子之好仇於是主人憮然而
問之曰爾豈是周之褒姒齊之文姜孽婦淫鬼來自
藏乎儻亦漢之遊女江之娥皇狀真憇倦僊侍乎於
是神女乃歛袂正襟而對曰我實貞淑子何猜焉且
辯言知禮恭爲令則美姿天挺盛飾表德以此承歡
君有何惑爾乃敷茵席垂組帳嘉旨旣設同牢而饗
微聞芳澤心蕩意放於是尋房中之至懋極長夜之
懽情心眇眇以忽忽想北里之遺聲賦斯時之要妙

進偉服之紛敷俛撫衽而告辭仰長歎以欷吁乘雲
霧而變化遙棄我其焉如

晉楊該三公山下神祠賦曰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
一白石巨靈據山二后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蓬
勃綠水流離爭湍趣戾衝石會谿高岸爲谷嶢峴阻
飈梗林柰條逼塗迳蹊行者息駕步趾於斯陟大岷
登岑岡踰爽塏歷朝陽擘華殿之顯敞觀應門之蔣
蔣神衣鬱蔚百堵周乎洞房進排闥闔顧眄靈堂聚
楹列峙丹飾煌煌千櫺浮跂天躋騰驤累層岌業齊
載長梁敷山藻於前枕綴榱橈以采章文綺艘其紛

鱗洪葩曄以披揚爾乃逡巡降趾遊坐東廂日不逮
昏炎燎已光縣宰致祀嘉旨備詳陰祚顯應偏澤圻
疆普此士女樂彼豐穰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招魂定情洛神清思覃曩日之
敷陳盡古來之妍媚矧今日之逢逆邁前世之靈異
姿非定容服無常度兩宜歡嘖俱適華素于時升月
隱山落日映岐收霞歛色迴飈拂渚每馳情于晨暮
矧良遇之莫叙投明填以申贈顛色授而魂與况分
岫湘岸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裏判天地之浮沉承
嘉約於往昔寧更貳於在今儻借訪於交甫知斯言

之可謔蘭音未吐紅顏若暉畱眄光溢動袂芳菲散
雲轡之絡驛按靈輜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奏情管
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妙天末而永違

梁江淹水上神賦曰江上丈夫遊宦荆吳首衛國望
燕途歷秦關出宋都徧覽下蔡之女具悅淇上之姝
乃造南中度炎州經玉閭越金流路透迤而無軌野
忽漭而眇儔忽而精飛視亂意走心移綺靡陵蓋悵
望蕙枝一麗女子碧渚之崖冶異絕俗竒麗不常青
娥羞豔素女慙光恨精影之不滯悼光畧之難借閱
有無於俄頃驗變化於咫尺野田田而虛翠水湛湛

而空碧乃唱桂棹凌衝波背橘浦向椒阿苟懸天兮
有命永離決兮若何

碑梁簡文吳興楚王神廟碑曰昔者武王詢於太公
五神之禮正伊陟贊於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元矩
司於坎宮漢興北時黃虵感於通夢秦作西郊幽則
鬼神其來已尚楚王既宏茲釋教止獻車牛既舍黃
駒安俟駢角掌擊無左滌之勞牧人止楅衡之務周
房殷俎惟有玄澗芳芝玉斝瑤樽止陳丹桂清酌漸
符不殺之教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
髮茂矣哉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太守

元景仲稽諸古典於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翠
石勒文事偕神掌靈龜負字還擬洛書

祭祀謝朓祭文大雷周何二神文曰大過在運小雅
畫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因
部奇風歛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鷲時曠
忠賢流王于彘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
上國斬鯢中川紛綸凱入氛氲配天

梁邵陵王祀魯山神文曰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
鬱律表二叔之清風趙國隱淪擅三公之靈迹北坂
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雨晝零故能徵應不塞

介福無爽金壇玉宇是衆妙之遊遨丹崖翠幄信靈
人之響像霓裳孔蓋轉日車而競前駕象乘豹載靈
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含睇來趨湘娥冷嬪宜言在側
鳴璆撫劒俠席徘徊絳節陳竽滿堂繁會奠椒懷精
之歡傳卮代舞之樂桂醕溢於羽樽蕙肴盈於蘭藉
旣醉旣飽景福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包載之薦
已畢慶報之澤攸先願化昌而俗阜俾多祐之在旃
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南
山而不騫

梁沈約賽蔣山廟文曰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尊備

樂變乎笙鏞鬱禮華於俎豆邇無不懷遠無不肅
革元素之容草移丹綠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
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玉桴布瑤席秦梁楚
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伫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
曲九疑之求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夢

周書曰大妣夢見商之庭產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
樹於闕梓化爲松柏棫柞寐覺以告文王文王乃召
太子發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
大命于皇天上帝

東觀漢記曰諸將勸光武立乃召馮異上曰我夢乘
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
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
定議上尊號又曰和熹皇后常夢捫天體蕩蕩正青
滑有若鍾乳后仰喻之以詛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
湯夢反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

莊子曰宋元君夜夢人披髮云予爲清江使河伯之
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
曰漁者有豫且乎左右曰有明日豫且朝君曰漁何
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

君再欲殺再欲活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剝龜
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能夢於元君而不能避
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策不能避剝腸之患是
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呂氏春秋曰孔子絕糧乎陳蔡之間藜藿不斟七日
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麩之幾熟孔子望見
回攬其甑中而飯之食熟謁孔子而進之孔子起曰
今者夢見先君食絜欲饋顏回對曰不可饗食埃煤
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攬而飯之埃煤煙塵煤也又曰尹儒學
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其師

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予也今日將教
子以秋駕秋駕御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
之先為其師言所夢固秋駕也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為友式仕郡
為功曹後夢元伯元冠垂纓屣呼曰我死當以時葬
永歸黃泉子不我忘豈能奔喪式便馳往赴之

袁宏漢紀曰温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所殺世祖詔
洛陽城傍為塚長子壽為印平侯夜夢序告之曰久
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歸葬

皇甫謐高士傳曰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

詔陳相為老子立祠

范曄後漢書曰蔡茂夢見太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
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因離席慶
曰大殿者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
取其中穗者是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也旬月而茂
徵焉乃辟賀為掾

續漢書曰鄭元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
年歲在巳既寤以讖言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
卒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漢武帝之習水戰中有靈沼

神池云堯時洪水訖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鈎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其鈎而放之

陸機晉書曰王濬夢懸四刀於其壁上濬問主簿李毅毅拜曰夫三刀爲州而今益一明府其臨益

州乎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鄱陽人少漁於雷澤夢背上生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不敢入而下

賦後漢王延壽夢賦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恒之夢其爲夢也悉覩鬼神之變怪則虵頭而四角魚首而鳥

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申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腦臆紛紜曰吾合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游光斬猛猪批鬣毅斫魅虛捎魍魎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顱撲茗莖扶夔耀搏睨眈蹴睢盱爾乃三三四四相隨踉蹌而_歷僻礧礧礧精氣充布鞢鞢穆穆鬼驚魅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劓而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蔽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怪物豈于真人之正度耳聊嘈而外即忽屈伸而覺悟亂曰齊桓夢物而亦以

霸兮武丁夜感而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克百兮晉
文監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為神將兮轉禍為福永
無恙兮

魂魄

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白虎通曰魂者何謂也魂猶佗佗也行不休也動於
外主於情魄者白也猶著人者也主於性

韓詩外傳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
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

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於贏博之間既封左
袒右還其封曰若魂氣則無不之又曰作其祝號元
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又曰氣
也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曰子產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
精多則魂魄疆又曰樂祁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越絕書曰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
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人亦有之范子曰人有
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
人與魂魄無異也

離騷曰百年信荏苒何爲苦心魂又曰隱淪駐精魄
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朔之若歲惟郢路之脩遠
兮魂一夕而九逝又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
哀屈原忠而斥棄憂愁山澤魂魄放逸厥命將落故
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
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朕幼
清以廉絜身服義而未沫
史記曰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
萬歲後吾魂魄樂思沛也
淮南子曰魂問於魄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

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
魂曰吾直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
冥者所以喻道非吾道也

抱朴子曰師言欲求長生當對服大藥欲得通神當
水火分形分形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地靈祇
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襄陽晉舊傳曰羊公與騶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我百
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

賦梁沈炯歸魂賦曰古語稱收魂升極周易有歸魂
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

安反乃作魂歸賦其辭曰伊吾人之陋宗資元聖而
云始肇邵閔之靈源分昌發之世祀實聞之乎家記
又罕之於惇史亢宗貴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怪日
月之遼遠而承襲之相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
知津也若夫風流退讓在秦作相越江以東惟戎及
鄂出忠出孝且卿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
之幅裂遭日月之零虹去父母之邦國理形影於胡
戎絕君臣而辭胥宇踏厚地而躡蒼穹抱北思之胡
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霑襟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昔
休明之云始余播棄於天地自太學而遊承明出書

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之官名入南宮之記登玉墀
之深眇出金門之崇邃受北狄之奉書禮東夷之獻
使實不嘗至屈膝遜言以殊方降意嗟五十之踰年
忽流離於凶惑值中軍之失權而太盜之移國何赤
疹之四起豈黃霧之云塞祈瘦弟於赤眉乞老親於
劇賊免伏質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勒既而天道禍淫
否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饗會掃欃槍之星斬蚩尤
之旆余技逆而効從遂妻誅而子害雖分珪而祚土
迄長河之如帶肌膚之痛何泯潛翳之悲無伏我國
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我何辜於上元我何負於

鄰睦背盟書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戮彼孟冬之云季
總官司而就繼託馬首之西暮隨檻車而迴轍履我
峩之層冰面颺颺之巖雪去莫敖之所縊過臨江之
軌折矧今古之悲涼並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歌危
跨清津之幽咽鳥虛弓而自墮猿號子而腹裂歷沔
漢之逶迤及楚郡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
沉碑既縲然而就鞅非造次之能窺至若高祖武皇
帝之基天下也岐周景亳之地龜圖雀書之秘醒醉
之歌味絕讓畔之田鱗次余既長於克民覺何從而
掩洒洧水兮深且清宛水兮澄復明昔南陽之穰縣

今百雉之都城我太宗之威武遏宛洧而陳兵百萬
之虜俄成魚鼈千仞之阜倏似滄瀛雖德刑成於赦
服故蠻狄震乎雄名乃尋浙而歷商遂經秦而至洛
覺高蹈之清遠具風雲之倏燦其山也則欽岑巖鬼
巖嶮婆陁或孤峯而秀聚或逸出而橫羅千歲之木
生嶺表百丈之石枕谿阿其水則碎訇滌汨或寬或
疾擊萬瀨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關之狹隘而
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雨水百仞而寫蜿蜒若
一夫而守隘豈萬衆之能攻去青泥而踰白鹿越渥
水而到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迹不存咄嗟驪

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文恭儉而無矜羸發握其何
言訪軹道之長組捨藍田之璵璠無故者之可訊並
臚臚之空原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
之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九
軌觀阡陌之遺蹤實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
橫門而左趨南則薰卓之塢北則符堅所居卽二賊
之墟壘爲彼主之庭除終南龍從太一嵯峨九變堀
起八壘連河汨涇泥之混濁濫渭渚之清波指咸陽
而長望何趙李而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
和爾乃背長夏涉素秋臥寒野坐林陬霜微凝而侵

骨樹裁動而風道思我親戚之顏貌寄夢寐而魂求
察故鄉之安否但望斗而觀牛稚子天於鄭谷勉勵
愧乎延州聞愛妾之長叫引寒風而入楸何精靈以
堪此乃縱酒以陶憂至誠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
何精殞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郵
驛於亭傳出向來之大道反初入之山川受繞朝之
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泪未悲而自墮語未咽而無宣
于時和風四起其物初榮草極野而舒翠花分叢而
落英魚則潛波渙濯鳥則應嶺俱鳴隨六合之開卽
與風雲而自輕其所涉也州則二雍三荆昌歡江并

唐安浙洛巴邳雲平其水則淮江漢洧隋浩汙豐潦
漣滴河涇渭相亂或浮深而揭淺或凌波而沿岸每
日夕而靡依常一步而三歎蠻蜒之與荆吳元狄之
與羌胡言語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同莫不疊足歛
手低眉曲躬豈論生平與意氣止望首上於南風悲
城邑之毀撤熹風水之渺揚既盡地而謁帝乃懷橘
而升堂何神僊之足學此即雲衣而虹裳也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九

成都嚴

琳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火部

火

燧

燈

燭

庭燎

火

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熒也物入即皆毀壞也

山海經曰厭火國獸身黑色火出其口中

易曰離為火又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又曰火燥

尚書曰藻火粉米又曰洪範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

炎上作苦又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

猛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左傳曰火龍黼黻又曰邾子曰炎帝以火紀官故為

火師而火名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

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又曰陶唐氏之火

正闕伯居商

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

白澤圖曰火之精宋無忌

禮舍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

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

家語曰堯火帝而王尚赤

地鏡圖曰黃金之見為火

括地圖曰神有火穴光照千里

孫子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曰火積三曰

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燧

莊子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以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譬得納養之中故

命續而不絕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五味九沸九變火為之紀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

善文類聚 卷之八十一
將衆趣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不救火乃召問仲尼
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
所以不救也事急不及以罰救火者盡賞之則舉國
不足以賞於民請從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
比之罪令下未遍火已滅矣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
曰吾欲伐吳對曰可矣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
室民莫能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
之賞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右各三千人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
勝之公子晏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

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歛無
已昔桀紂殘賊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此是
君之福也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乃伏兵
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萬弩
夾道暮火舉而俱發涓夜至見白書乃舉火燭讀之
未畢萬弩俱發涓敗死又曰騎劫攻即墨田單取牛
千頭衣以五采束刀其角結火其尾

漢書曰項王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焚其宮室火
三月不滅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帝葬驪山六年之間爲項王所
發牧兒墮羊冢中燃火求羊燒其槨藏
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

列女傳曰梁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
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戶告
人曉邪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
死

列仙傳曰甯封子黃帝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煙又曰
陶安公六冶師也數行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
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

東觀漢記曰郅暉爲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
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
又曰廉范爲蜀郡成都地迫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
食又禁火民復弊之失火者日屬范令夜作但使儲
水百姓皆悅又曰梁鴻牧豕長安上林苑中失火延
人家問所燒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言少鴻願以身
作躬執其勤

樊英別傳曰英隱於壺山當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
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
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黑雲平旦從東起須

史大雨火遂得滅

汝南先賢傳曰郭慮從南郊舍酒東北三巽云齊失火以厭之後齊東上火事又曰蔡君仲與人有至孝之心母終棺在堂西舍失火將至君仲伏屍號哭火越向東家

玄中記曰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條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柴以爲薪燃之無盡

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崖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火中燃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錐鍛其頭數十下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卽死取其腦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又曰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曰山可百里許取其獸毛績以爲布名曰火浣布國人衣服之垢滂以水浣濯之終日不絜以火燒布兩食久許出其垢卽去白

如雪

廣志曰火洲在南海中火燃洲其木不死更鮮
抱朴子曰南海之中蕭^①之中有自生之火常以春
起而秋滅^②方千里當火起時此^③上純生一種木
火起正着此木木雖爲火所着但小焦黑人或以爲
薪者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用如
此無窮又夷人取木華績以爲火浣布木皮亦剝以
灰煑爲布但不及華細好耳又曰有白鼠大者重數
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績爲布故火浣布
有三種焉又曰吳世姚光有火術吳主積荻千束火

焚荻了盡光恬坐灰中振衣而起

神仙傳曰欒巴爲尚書正旦會得酒西南漱云成都
市失火漱酒作雨

吳越春秋曰越王思報吳冬則抱冰夏則握火

陳留耆舊傳曰劉昆爲江陵令民有火災昆向火叩
頭卽霈然下雨詔問反風滅火虎北渡河何以致此
昆曰偶然帝曰此長者之言也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按百家書宋城門
失火自汲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把之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之後

百有五曰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

英雄記曰周瑜鎮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無船乘箛從漢水下住浦口未卽渡瑜夜密使輕船走舸百數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然則迴船走去去復還燒者須臾燒數千箛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去

博物志曰積紬萬匹則自然生火秦始中武庫火積紬所致也

異苑曰臨邛有火井漢室隆則炎赫彌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又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

漢高斬白蛇劍王莽頭等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道爲長史取數百雞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時驅放飛過灑集羗營營皆然搜神記曰麋竺常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好新婦從竺求寄載行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去當往燒東海麋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請之曰不可不得不燒君快去我緩來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笑林曰某甲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暝不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之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

何以不把火照我我當得覓鑽火具

〔詩〕梁庾肩吾遠看放火詩曰風前細煙起月裏黑煙生發燄看喬木侵先識遠城

〔賦〕潘尼火賦曰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消〕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變羶腥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首醪旨酒醲醇烹鼈煮蠶灼龜臠鱗若乃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飾軍容四海康乂邊境無寇韜弓戢劍解甲釋冑銷鏞為耒鑄戈為耨戰士

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廐及至焚野燎原陸火赫羲林木摧拉沙粒並糜騰光絕覽雲散霓披去若風驅疾若電逝芬輪紆轉倏忽橫厲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

烽燧

玄女戰經曰諸見舉烽火煙光傳言虜且欲起欲知審來不以言者時所加之得陽者不來得陰者為來法

墨子曰烽火已舉言寇所從來多少

甘氏天文占曰權舉烽表遠近沉浮權四星在軒轅

尾西邊地警備烽候相望虜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今井桔槔火鍾其頭若警備急燃火其頭放之權重本低則末仰見烽火

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為烽燧火鼓似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漢書曰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都雲中烽火通於甘泉

東觀漢記曰廉范為雲中太守始到烽火日通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移書旁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

老弱城守而追之又曰馬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又曰郭伋為并州伋知盧芳風賦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

蔡邕徙朔方上書曰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望候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

庾闡揚都賦注曰燧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綠江

相望

述征記曰戲水注渭東有周幽王壘昔幽王亟舉烽以悅褒姒戎遂伐周諸侯玩而弗至戰敗死于斯地

晝蔡謨與弟書曰軍中耳目當用鼓烽烽可遙見鼓
可遙聞形聲相傳須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耳
近別菽麥者皆當解之而王苟諸人癡頑之甚乃至
於是常令人怪之然烽鼓之法當豫勅諸軍見烽聞
鼓便嚴而此間恒舉烽之後須文書上言乃符遊軍
須被符乃當嚴昔年石頭夜半舉烽至明日食時臺
中乃知弟在石頭時隅中舉烽至下脯遊軍故未嚴
此卽是苟晞等覆車之軌也

燈

說文曰錠謂之燈

韻集曰無足曰燈有足曰錠

離騷曰吳酒不廢沉日夜蘭膏明燭華銅錯言燈錠
蓋銅琢

禽獸有
華英也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乃有人引美
人衣者美人挽絕其冠纓

劉向別傳曰待詔馮商作燈賦

漢書曰金枝秀華庶旌翠旌金枝銅燈百二十枝
秀華中主有光華也又

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乃夜設燈燭帷幄而令帝居他帳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而不得就視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我當暫
來帝至日掃除宮內燃九光之燈

荀采傳曰荀采爽女爲陰瑜妻而夫蚤亡爽逼嫁與
太原郭奔采入郭氏室暮乃去其帷帳建四燈斂色
正坐郭氏不敢逼

風俗通曰邳伯夷宿亭止樓上燃數燈夜有魅來伯
夷趣之以燈照乃老狸也

東宮舊事曰宮有銅鴨頭燈二銅侍燈三供戶外用
夕供油七合太子納妃有金塗四尺長燈一金塗連
盤短燈二金塗連盤鴨燈一

鄴中記曰石虎正旦會於殿前設百二十枝燈

詩晉習鑿齒詩曰煌煌閑夜燈脩脩樹間亮燈隨風
燁燁風與燈升降

齊謝朓詠燈詩曰發翠斜谿裏蓄寶宕山峯抽莖類
僊掌銜光似燭龍飛蛾再三繞輕花四五重孤對相
思夕空照舞衣縫

梁簡文帝詠籠燈絕句詩曰動焰翠帷裏散影羅帳
前花心生復落明銷君詎憐

梁紀少瑜詠殘燈絕句曰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暉
帷餘一兩爛裁得解羅衣

梁王筠詠燈聲詩曰百華曜九枝鳴鶴映冰池朱光
本內照丹花復外垂流暉悅嘉客翻影泣生離自銷
良不悔明白願君知

梁吳筠燈詩曰昔在鳳凰闕七采蓮花莖陸離看寶
帳爛熳照文屏檐艷煙光轉氛氲霧裏輕能方三五
夜桂樹月中生

梁范靖妻沈氏詠燈詩曰綺筵日已暮羅帳月未歸
開花散鶴彩含光出九微風軒動丹焰水宇淡清輝
不吝輕蛾繞唯恐曉蠅飛

賦漢劉千駿燈賦曰惟茲蒼鶴修麗以奇身體剡削

頭頸委蛇負斯明燭躬含冰池明無不見照察纖微
以夜繼晝烈者所依

魏殷臣鯨魚燈賦曰橫海之魚厥號惟鯨普彼鱗族
莫之與京大秦美焉乃觀乃詳寫載其形託于金燈
隆春矜尾鬣甲舒張垂首俛視蟠于華房狀欣欣以
竦峙若將飛而未翔懷蘭膏於習臆明制節之謹度
伊工巧之奇密莫尚美於斯器因綺麗以致用設機
變而罔匱匪雕文之足瑋差利事之爲貴永作式於
將來跨千載而弗墜

晉夏侯湛缸燈賦曰珠珍寶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煙

致巧金銅融冶甄流陶形定容爾乃隱以金翳疏以
華籠融素膏於回槃發朱耀於綺窓宣耀蘭堂騰明
廣宇焰煜燐於茵筵煥炤焮乎屏組

晉孫惠百枝燈賦曰曄若雲停爛已星布

范堅蠟燈賦曰爾乃旋閑房升玉榻列華槃鑠凝蠟
浮炷穎其始燃秘闈於是乃闔旁映文楹仰暉丹栢
赫如燭龍吐輝爛若翳陽復旭

梁簡文帝列燈賦曰何解凍之嘉月值蕙茨之盡開
卓含春而動色雲飛采而輕來九微間吐百枝交布
聚類炎洲跡同大榭競紅蕖之晨舒茂丹螢之昏鶩

蘭膏馥氣芬炷擊心寒生色淺露染光沉

梁江淹燈賦曰淮南王信自華淫命絲女餌丹砂餌
丹砂學鳳音紫霞沒白日沉挂明燈散元陰顧謂小
山儒士斯可賦乎於是泛瑟而言曰若大王之燈也
銅華金擎錯質鏤形碧爲雲氣玉爲僊靈雙盃百枝
豔帳充庭照錦池之文席映繡柱之鳴箏若庶人之
燈者非銀非珠無藻無縟心不貴麗器窮於樸

周庾信燈賦曰九龍將暝三爵行栖瓊鈎半上弱木
全低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槃香漆燃蜜氣雜燒蘭
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帳掩映魴膏照灼動鱗甲於

鯨魚鮫光芒於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
細落况復上蘭深夜中山醕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
但歌著節遊絃絕鳴輝輝朱燼焰焰紅榮乍九光而
連影或雙花而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晉支曇諦燈贊曰既明遠理亦宏近教千燈同輝百
枝並曜飛煙清夜流光洞照見形悅景悟旨測妙
銘漢李尤金羊燈銘曰賢哲勉務惟日不足金羊載
耀作明以續

周官司烜氏掌以燧取火於日以供祭祀之明燭凡

邦之大事供賁燭賁煙麻燭

禮記曰侍坐燭至起異書燭不見跋跋本也燭盡則

有厭又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離親

尚書大傳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

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孰

與昧行公曰善

文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蘭膏以明自銷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

燭而誤書舉燭燕相受書曰舉燭高明高明者舉賢

而任之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嬾人其鄰婦李吾之屬合燭夜績徐最貧而燭不屬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掃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闇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史記曰始皇塚中以人魚膏爲燭

謝承後漢書曰巴祗爲揚州刺史與客坐闇暝之中不燃官燭

玄晏春秋曰計君又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

匈奴傳不識棠梨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棠梨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予於是乎曠然發寤

地鏡圖曰相玉見美女子載燭行壇陰從其所出入處石中有玉矣

世說曰王君夫粘糖澳釜石季倫以蠟燭灼炊

詩齊謝朓詠燭詩曰杏梁賓未散桂宮明欲沉曖色輕帷裏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髻影灼爍綺疏金恨君秋月夜遺我洞房陰

梁孝元帝詠池中燭影詩曰魚燈且滅燼鶴焰暫停

輝自有銜龍燭青火入朱扉映水疑三燭翻池類九
微入林如燐影度渚若螢飛河低扇月落霧上珠星
稀章華終宴所飛蓋且相追又古意詠燭詩曰花中
燭焰動簾風不見來人影迴光持向空

梁簡文帝和詩曰花中燭似將人意同憶啼流膝上
燭焰落花中

梁庾肩吾燭影詩曰垂爛垂花比芳樹風吹水動俱
難住春枝拂岸影上來還杯繞客光中度

梁劉孝威和簾裏燭詩曰開關簾影出參差風焰斜
浮光燭綺帶凝滴汗垂花又襖飲嘉樂殿詠曲水中

燭影詩曰火浣花心猶未長金枝密焰已流芳芙蓉
池畔涵停影桃花水脉引行光

賦晉傅咸燭賦曰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
夜飲以忘愁顧帷燭之自焚以致用亦猶殺身以成
仁矣蓋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冥匪火不彰故
六龍銜燭於北極九日登曜於扶桑日中則昃月虧
於望時邁靡停晝不于常背三接之昭昭卽厥開之
有傷何遠寓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
待雞鳴之未央徒伏枕以展轉起燃燭於閑房揚丹
輝之煒燁朱焰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

陽慨顧景以增歎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悒悒遂
命樽而設觴爾乃延僚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
談既倦引滿行盈樂飲今夕寔慰我情

梁簡文帝對燭賦曰雲母窓中含花氈茱萸幔裏鋪
錦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須燃下絃三更
未有月甲夜繁星徒衣天於是搖同心之明燭施雕
金之麗槃眠龍傍繞倒鳳雙安菖蒲傳酒坐欲蘭碧
玉舞罷羅衣單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盤迴照金屏
裏脉脉兩相看

梁元帝對燭賦曰月似金波初映空雲如玉葉半從

風恨九重兮夕掩怨三秋兮不同爾乃傳芳醪揚清
曲長袖留賓待華燭燭燼落燭華明花抽珠漸落珠
懸花更生風來香轉散風度焰還輕本知龍燭應無
偶復訝魚燈有舊名燭火燈光一雙炷詎照誰人兩
處情

周庾信對燭賦曰龍沙鴈塞蚤應寒天山月坂客衣
單燈前行衣疑不亮月下穿鍼覺最難剝取燈花持
炷燭還却燈擎下燭槃傍垂細溜上繞飛蛾光清寒
入焰暗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曉星没芳無
歇還持照夜遊詎減西園月

啓徐陵謝勅賚燭監賞答齊國移文啓曰昔班彪草
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不賚始自今
恩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鼯鼠漢臣射覆之言
魏士投壺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燃更慙
良吏霄光可學乃會耆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
述私榮傳之方策

庭燎

說文曰庭燎大燭也

禮記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毛詩曰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之夜如何其夜未央庭

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

說苑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
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足
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
庭燎以待士期年而不至夫士所以不至者君天下
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論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
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桓公曰善禮之
期月而士至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有司奏庭燎在
止車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內施詔曰尚書奏九

年庭燎當在端門內元明帝時在公車門內可依舊安司徒錄公命當率由舊章宜在端門內

晉中興書曰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樹端門內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閭闔前設庭燎皆二合六處皆六丈

趙書曰石勒造庭燎於橦末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待燎絙繳上下

詩晉傅元庭燎詩曰元正始朝享萬國執珪璋枝燈若火樹庭燎繼天光

表魏王明冬臈不得朝表曰拘守留職曠離車駕况

乃踐長於至迎始於臈履端於正連歷天人三朝之元慶而無緣祇奉玉爵以獻萬壽霄夢庭燎之光晨想百華之耀

竈

釋名曰竈造也創造食物也

淮南子曰炎帝作火死而為竈神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其祀竈又曰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

墨子曰竈必為屏心突高出屋四尺慎無失火失火者斬

纂連子曰竈五突分煙者衆也

莊子曰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

呂氏春秋曰燕雀處一屋之下自以為安竈突決火上棟宇燕雀不知禍將至也

戰國策曰智伯攻晉陽而水攻之城不沒者三版曰竈生蛙人馬相食

史記曰武帝時李少君以祀竈辟穀却老方見上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以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僊者可見於是

天子始親祠竈

淮南子曰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

桓譚新論曰涓子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且有火使為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謝救火者不肯呼髡智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

東觀漢記曰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於邑謂之相君子至子房以累積恩德為神所饗臘日晨炊於竈神見再拜受慶時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富殖百萬田

至七百頃後世子孫常以臆日奉祠竈神以黃羊又曰周澤為滎池令克身儉約妻子自親釜竈

謝承後漢書曰李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為卷縣民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

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蒙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女婦直爨者妾將亾之應因著其亡

日

續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羌欲邀遮詡詡密令吏人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臑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二



百里何也詡曰虜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五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行速必憚進追我孫臑見弱吾今示強

茅君內傳曰在名山深壑無人跡之處臨水上作神竈屋屋長四丈廣二丈起基四尺又當先掘基下土

令必無故陷井冢瘞之處所也開南戶西戶東戶三也立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令去釜九寸也以

搏及細土構立之亦勿令穿圻神竈之法畢矣抱朴子內篇曰竈之神每月晦日輒上天言人罪狀

大者奪紀紀者二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一日也

異苑曰卞伯玉作東陽郡竈王熾火有雞遙從口入
良久乃於突而出毛羽不焦鳴啄如故伯玉尋病
雜五行詩曰作竈法當辰巳間隙地取土先掘去上
五寸以水美酒一升合和泥之以癸亥日脩之此日
安竈自如也作竈法廣四尺長五尺欲安兩釜長七
尺子孫富貴作竈餘泥不可泥井井餘土不可泥竈
大凶勿以壬癸庚辛反支九空血忌破危閉建寅日
皆凶竈君名禪字子郭衣黃衣披髮從竈中出知其
名呼之可得除凶惡賈市不知其名見之死豬肝泥
竈令婦孝竈君以壬子曰死不用此日治竈常以五

月辰日豬頭祭竈令人治生萬倍用人故竈凶敗雞
毛入竈中致非禍大骨入竈出狂子正月巳五日白
雞祠竈宜蠶五月巳丑卯祠竈吉四月丁巳日祠竈
百倍

夢書曰夢見竈者憂求婦嫁女何以言之井竈女執
使之象

銘後漢李尤竈銘曰燧人造火竈能以興五行接備
陰陽相乘

晉摯虞竈屋銘曰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親以敬美
過三牲

魏王朗雜箴曰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俾冬作夏非竈孰能俾夏作冬非井孰閑

薪炭灰

易曰古之死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左傳曰厥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又曰晉楚戰於城濮楚左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薪柴而偽遁楚師馳之源軫郤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左師潰

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曰能負薪幼曰未能負薪又曰季秋乃命伐薪爲炭

毛詩曰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管子曰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爲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橈然後炊之雕斲然後澹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

晏子曰景公遊壽宮睹者年負薪有飢色公喟然令吏養之

鄧析書曰譬猶拯溺而唾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又曰抱薪藝火燥者先着

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說卒辭行楚王

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漢書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之於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刈薪樵出賣以給食檐束薪行且誦書范曄漢書曰戴封拜議郎遷西華令大旱封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大雨至遠近嗟嘆搜神記曰涼輔廣漢人也時旱以五家掾出禱積薪柴自焚須臾而雨作

論衡曰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而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材不明道難行人不能用也

神仙傳曰焦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而復始

晉中興書曰范汪家貧好學燃薪寫書寫書既畢誦讀亦竟

世說曰荀公曾在晉武帝坐賜食荀進飯卽謂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帝密遣問外荅云實是故車脚

吳越春秋曰季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旁有委金季札見之謂薪者曰子來取此金薪者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五月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又曰

侯瑾甚孤貧依宋人居晝爲人傭賃暮輒燃柴薪以讀書

後漢張奐報崔子玉書曰今日三日舉家居來此本非所規貪突賊陣

魏略曰文欽爲廬江太守爲都督王陵所奏欽訴曹爽爽謂曰陵貴卿載譚灰兩船何爲乎聞足下起染舍故作此灰耳

詩隋岑德潤詠灰詩曰圖規暈不缺氣改律還虛欲燃愁獄吏弃道畏刑書未得逢疆陣輕舉欲焉如

煙

說文曰煙火氣也焞焞然也

列子曰趙襄子狩於山中藉芴燔林燭赫百里有入

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之鬼物察之則人焉

春秋繁露曰人之言醯去煙此竒怪也非人所意也

禍福利害無有竒怪乎

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

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

事火黑又曰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憤於中而

形於外也譬水之下流煙之上尋火徒南反夫又孰

推之又曰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惑也

列仙傳曰竊封子黃帝時人爲陶正有神人過之爲其掌火能令火出五色煙又曰竊封子精薪自燒而隨氣上猶有骨時人葬之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相爲長沙太守常食乾飯不發煙爨

許邁別傳曰邁有道術燒香皆五色煙出後莫知所在

詩梁簡文帝詠煙詩曰浮空覆雜影含露密花藤乍如洛霞發頗似巫雲登映光飛百仞從風散九層欲持翡翠色時吐鯨魚燈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

成都嚴琳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一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草部上

藥	空青	芍藥	百合	菟絲	女蘿
欬冬	天門	蘭	茱萸	薯蕷	菖蒲
木	草香附	迷迭	菊	杜若	蕙
靡蕪	爵金	卷施	芸香	藿香	
鹿葱	蜀葵				
藍	慎火				

藥

本草經曰太一子曰凡藥上者養命中者養性下者養病

禮記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

醫文類聚

卷之八十一

一一一 宏 達堂校梓

善之類男
韋音卷之十一
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左傳曰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美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藥石

尚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論語曰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已未達不敢嘗

墨子南遊見楚惠王穆賀謂墨子曰言誠善矣王無乃曰賤人所爲不用子墨子曰譬若藥焉夫子服之以療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

戰國策曰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

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

史記曰長桑公與扁鵲藥服之三十日見人五臟

東方朔曰武帝好方士朔曰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不能使人不死獨取死人藥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曰天何可至朔曰臣能上天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誕者願得一人爲信驗上卽遣方士與朔俱期三十日而返朔等辭而行日日過諸侯傳飲方士晝臥朔遽呼之曰若極久不

應我何耶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乃具以聞上
問朔朔曰誦天上之物不可稱原上以爲面欺詔朔
下獄問之左右方提去朔啼泣對曰使須幾死者再
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公問臣下方人何衣臣對曰衣
蟲蟲何若臣對曰蟲豸類馬色邪邪類虎天公
大怒以臣爲慢使使下問還報名曰蠶天公乃出臣
今陛下苟以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驚曰善欲
以喻我止方士也

淮南子曰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
列仙傳曰負局先生者負摩鏡局循吳市中得一錢

便磨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若有輒出紫丸藥以與
之又曰崔文子賣黃散發疫死者萬計服皆愈愈者
亦萬計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謂武帝曰其太上之藥乃有風
實雲子玉津金漿冥陵麟膽炎山其日東掇扶桑之
丹椹俯採長河之文藻太真紅芝九色鳳腦有得食
之後天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衆仙之所寶也次藥
有班龍黑胎閩風石髓蒙山白鳳之睇靈仁倉鸞之
血有得服之後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非下仙之所
逮也其次藥有丸丹金液紫華紅芝五雲之漿元霜

絳雪若得食之白日升天此天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見其下藥有松柏之膏山木姜沉精菊草澤瀉枸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草類煩多若有數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

漢書曰灌夫擊吳身中大鎗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不得死

東觀漢記曰上嘗與朱祐共買蜜合藥上念追之即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

曹毗杜蘭香傳曰神女蘭香降張碩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爲消摩

邴原別傳曰魏太子爲五郎將原爲長史太子宴會衆賓客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冬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衆人紛葩或君或父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

魏志曰太祖性嚴毅屬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蓄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皇甫謐高士傳曰韓康字伯休京兆灃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

善之類男 草詩卷之八十一 四
康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入灞陵山中

晉陽秋曰吳陸抗與晉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而服

異苑曰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矚見一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礬石死而石生熱蒸

出外故卉木焦滅卽令鑿看果得大墓有礬石滿塋仲宣博識強記皆此類也一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

彭山見此異接魏武之平烏也粲猶在荆南此言爲譎

沈約宋書曰張禕字少微禕少有操行歷官爲瑯琊

王國郎中令王還京都高祖封酒一甕付禕使密加王醜毒禕受命旣還於道自飲藥酒而卒

圖古詩曰仙人騎白鹿短髮耳何長來至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強髮白復更黑延年壽命長

宋鮑照遇銅山採藥詩曰土昉閔中經芝朮韜內策寶餌緩童年命藥駐衰歷銅谿畫森沉乳竇夜悉滴

蹠蹠寒葉離叢叢秋水積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

梁沈約憇郊園和約法師採藥詩曰郭外三千畝欲以買朝饘繁蔬旣綺布密果亦星懸

梁吳筠採藥大布山詩曰我本北出北緣澗採山麻
九莖日反照三葉長生花可用蠲憂疾聊持駐景斜
景斜不可駐年來果如驅安得崑崙山偃蹇三珠樹
三珠始結菱絳葉凌朱臺玉壺白鳳肺金鼎青龍胎
韓眾及王子何世無仙才安期儻欲顧相見在蓬萊
陳劉刪採藥遊名山詩曰名山本鬱盤道士貴黃冠
獨馭千年鶴來尋五色丸石床新溜乳金竈欲成丹
定知無二價非復在長安

啓梁劉孝綽謝給藥啓曰一物之微遂留膏肓名醫
上藥爰自城府雖巫咸視詠岐伯下鍼松子玉漿衛

卿雲液此妙眾珍寶云多愧

空青

本草經曰空青生山谷久服輕身延年能化銅鉛作

金生益州

范子計然曰空青出巴郡白青曾青出宏農豫章白
青出新淦青色者善

博物志曰徐公時令人於西平青山採取空青

江乘地記曰樵採者常於山上得空青此山一朝出
雲零雨必降民人以爲常占

賦梁江淹空青賦曰夫赤瓊以照燎爲光碧石以葳

蕤為色咸見珍於東國並被貴於西極况空青之麗
寶挺山海之不測於是寫雲圖氣學靈狀仙寶波麗
水華峰豔山暘谷之樹崦嵫之泉西海之草炎州之
煙有由帳畫屏素女綵扇錦色霽爵綺質蔓延點拂
濃薄如隱如見山水萬象丹青四變成百溢而可珍
亦千金而不賤

芍藥

本草經曰芍藥一名白犬生山谷及中岳
古今注芍藥一名可離
毛詩曰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賦宋王徽芍藥華賦曰原夫神區之麗草兮憑厚德
而挺受翕光液而發藻兮颺暉而振秀

頌晉傅統妻芍藥花頌曰曄曄芍藥植此前庭晨潤
甘露晝晞陽靈曾不踰時荏苒繁茂綠葉青葱應期
吐秀細葢攢挺素華菲敷光譬朝日色豔芙蓉媛人
是採以厠金翠發彼妖容增此婉媚惟昔風人抗茲
榮華聊用興思染翰作歌

百合

吳氏本草曰百合一名重邁一名中庭一名重匡生
宛胸及荆山

詩梁宣帝詠百合詩曰接葉有多重開花無異色含
露或低垂從風時偃抑

兔絲

爾雅曰唐蒙女蘿女蘿兔絲

呂氏春秋曰或謂兔絲無根也其根不屬地茯苓是
也

史記龜策傳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

淮南子曰兔絲無根而生茯苓抽兔絲死

抱朴子曰按仙方中自有合離草一名獨搖一名離
母所以爲之合離離母者小草爲物下根如竿魁有

遊子十二枚周環之去大魁數尺雖相須而實不連
但以氣相屬耳如兔絲之草下有伏兔之根無此兔
在下則絲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也

內篇云兔絲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掘取剖其血以和
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

詩齊謝朓兔絲詩曰輕絲旣難理細縷竟無織瀾漫
已萬條連綿復一色安根不可知縈心終不測

女蘿

廣雅曰女蘿松蘿也兔絲也

毛詩曰葛與女蘿施於松上

詩齊王融詠女蘿詩曰窈窕女蘿草蔓衍旁松枝含煙黃且綠因風卷復垂

陳劉刪賦松上輕蘿詩曰葉繞千年蓋依條百尺枝屬與松風動時將薜影垂學帶非難結為衣或易披山河若近遠獨自楚人知

款冬

本草經曰款冬一名顆冬一名菟爰生常山

爾雅曰菟爰顆冬生水中莖紫赤

范子曰款冬花出三輔

吳氏曰款冬十二月花黃白

述征記曰洛水至歲凝厲則款冬花茂悅層冰之中賦晉傅咸款冬花賦曰惟茲奇卉款冬而生原厥物之載育稟道釋之至精用能託體固陰利此堅貞惡朱紫之相奪患居眾之易傾在萬物之並作故韜華而弗逞遠皆死以枯槁獨保質而全形晉郭璞款冬贊曰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款冬之生擢穎堅冰物體所安焉知渙凝

天門冬

本草經曰天門冬一名顛勒味苦殺三蟲

爾雅曰葇靡豐冬

山海經曰條谷山草多豐冬

列仙傳曰赤頊子食天門冬齒落更生細髮復出

抱朴子曰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十八妾有子百四十

人日行三百里

內篇曰天門冬或各地門冬或名延門冬或名棘顛

神仙傳曰甘始者太原人服天門冬在人間三百餘

年

建康記曰建康出天門冬極精妙

名山畧記曰鬱山出天門冬

啓梁簡文帝謝勅賚益州天門冬啓曰逮自星橋見

珍玉壘本草稱其輕身延壽實為上藥姬晉之重丹
桂曹丕之愛落英一家恩錫竊幸往代

芣苢

爾雅曰芣苢馬舄馬舄車前

毛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贊晉郭璞芣苢贊曰車前之草別名芣苢王會之云

其實如李名之相亂在乎疑似

薯蕷

本草經曰薯蕷一名山芋益氣力長肌肉除邪氣人
服輕身耳目聰明不饑延年生高山

藝文類聚 草部卷之八十一
吳氏曰薯蕷一名諸薯

湘中記曰永和初有采藥衡山者道迷糧盡過息岩下見一老公四五年少對執書告之以饑與其食物如薯蕷指教所去六日至家而不復饑

異苑曰薯蕷入藥又復可食野人謂之土諸若欲掘取嘿然而獲唱名者便不可得人有植者隨所種之物而像之也

頌梁江淹薯蕷頌曰華不可炫葉不足憐微根儻餌棄劍為仙黃金共壽青艸爭年君謂無妄我驗衡山
菖蒲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菖蒲遠雅頌著倡優則玉衡不明菖蒲冠環

山海經曰菖蒲一寸九節韓終王興所服並然而此過之有足珍也

左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
孝經援神契曰菖蒲益聰

抱朴子曰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有毛
吳氏本草曰菖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

神仙傳曰王興者陽城人漢武帝上嵩高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頷下垂肩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

疑人也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
生故來採之忽然不見帝問侍臣曰彼非欲服食者
以此喻朕耳

羅浮山記曰羅浮山中菖蒲一寸十二節

詩梁江淹石上菖蒲詩曰瓊琴久蕪沒金鏡廢不看
不見空閨裏縱橫愁思端緩步遵汀渚揚柁泛春瀾
電至煙流綺水綠桂涵丹憑酒竟未悅半影方自歎
每爲憂見及杜若詎能寬冀採石上草得以駐餘顏
頌梁江淹菖蒲頌曰藥實靈品爰迺輔性除疴衛福
蠲邪養正縹色外妍金光內映草經所珍山圖是詠

木

本草經曰朮一名山筋久服不饑輕身延年生山

山海經曰首山之陰多朮女几之山其草多朮

吳氏本草曰朮一名山連一名山芥一名天蘇一名
山姜

范子曰朮出三輔黃白色者善

列仙傳曰涓子餌朮節食其精三百年乃見於齊

崔氏四民月令曰二月採朮

神仙傳曰陳子皇得餌朮要方服之得仙人霍山去
其妻妾疲病念其壻採朮之法服之病自愈至三百

七歲登山取木檐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力如二十時

抱朴子內篇曰南陽文氏其先祖漢中人值亂逃華山中饑困欲死有二人教之食术云遂不饑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轉勝故术一名山精神藥經曰必欲長生當服山精

廣州記曰彰平縣偏饒术

建康記曰建康出精术

異術曰本草者山之精也結陰陽之精氣服之令人長生絕穀致神仙

啓梁庾肩吾荅陶隱居賚术煎啓曰竊以綠葉抽條主於首峰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鄭岩之下百邪外禦六府內充山精見書華神在籙术熒火謝盡採擷之難啓旦移申窮淋瀝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冰玉自非身疲掌硯役倦攀桃豈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洗丹井方覺可捐酈縣菊泉無勞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消子之塵馳鶩霍山共陳生爲侶謠俗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又荅陶隱居賚术蒸啓曰味重金漿芳踰玉液足使芝慚九明丹愧芙蓉坐致延生伏深銘載

爾雅曰卉百草揔出各也草謂之榮榮而實謂之英荻根也

方言曰蘇芬莽草也

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西曰草或曰莽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莽

周書曰霜降之日草木黃落

周官田蕪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毛詩曰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又曰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考又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大戴禮曰孟春冰泮百草權輿

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吾欲知苦樂善惡可知否

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歲欲苦苦草先生

苦草葶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惡草水藻也歲欲旱

旱草先生旱草蒺藜也歲欲疫病草先生病草也

博物志曰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

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以長生

太陰草名曰鈎吻不可食之入口立死人信鈎吻之

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藝文類聚 草部卷之八
序 稽康懷香賦序曰余以太簇之月登于[○]懋山之陽
仰眺崇岡俯察幽坂及覩懷香生濛楚之間曾見斯
草植於廣廈之庭或被帝王之圃怪其遐棄遂遷而
樹于中堂華麗則殊采婀娜芳實則可以藏之書又
感其棄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傳說顯殷四叟歸漢故
因事義賦之

詩 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詩曰新樹蘭
蕙葩雜用杜衡草終朝采其華日暮不盈抱采之欲
遺誰所思在遠道又曰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裳裾青
袍似春草草長條風舒又曰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

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

魏劉禎詩曰青青女蘿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養恩
分惠不可貲風雨雖急疾根株不傾移

梁元帝細草詩曰依堦凝綠蘚傍渚若青苔漫生雖
欲遍人跡會應開

梁[○]上 遲玉堦春草詩曰發溜始參差扶階方沃若雜
葉半藏蜻叢花未隱雀葳蕤亂碧紫蒼黃間濃薄

陳劉刪詠青草詩曰雨林三春葉風傳十步香映袍
憐色重臨書喜帶長

賦 晉傅元紫華賦曰紫華一名長樂華舊生於蜀其

東界持饒中國奇而種種余嘉其華純耐久可歷冬
而服故與友生各爲之賦有遐方之奇草稟二氣之
純精仰紫微之景曜因令色以定名別莖勁立纖條
繁列從回風以搖動紛蘭暢而蕙潔蔚青葱以增茂
並含華而未發於是散綠葉秀紫榮蘊若芝草之始
敷灼若百枝之在庭獨參差以照耀何光麗之雜形
渙渙昱昱而奪人目精下無物以借喻上取象於朝
霞妙萬物而比豔莫茲草之可嘉

梁蕭子暉冬草賦曰有閑居之蔓草獨幽隱而羅生
對離披之苦節反蕤蕤而有情若夫火山滅焰湯泉

沸瀉日悠揚而少色天陰霖而四下於時直木先摧
曲蓬多隕眾芳摧而萎絕百卉颯以徂盡未若茲草
凌霜自保挺秀色於冰塗厲貞心於寒道已矣哉徒
撫心其何益但使萬物之後凋夫何獨知於松柏

梁沈約愍衰草賦曰愍衰草衰草無容色憔悴荒徑
中寒菱不可識昔時兮春日昔日兮春風銜花兮佩
實垂綠兮散紅岩陬兮海岸冰多兮霰積布綿密於
寒臯吐纖疏於危石彫芳卉之九衢實靈茅之三春
風急嶠道難秋至客衣單旣傷簷下菊復悲池上蘭
飄落逐風盡方知歲早寒流螢暗明燭鴈聲斷裁續

霜奪莖上紫風銷葉中綠秋鴻兮疏引寒鳥兮聚飛
徑荒寒草合草長荒徑微園庭漸蕪沒霜露日霑衣
〔贊〕下敬宗懷香替曰有卉惟翠因實制名濛濛綠葉
荏苒弱莖寄芬微風寓秀開庭懷而芳之為翫翫

宋謝惠連仙人草贊曰余之中園有仙人草焉春穎
其苗夏秀其英秋有真實冬無彫色可謂貫四時而
不改者也既嘉其名而美其質染筆作詠庶以攄述
云園有嘉草名曰仙人〔曄〕曄焯焯莫莫臻臻穎發炎
暑苗秀和春寄爾靈質乃植中鄰

蘭

說文曰蘭香草也

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禮記曰婦人或賜之蒞蘭則受獻諸舅姑

左傳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
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國香人服媚
之文公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
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家語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
立德不為困窮而改節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脩發秋風敗之又

曰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為知而莫止

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紫莖芳菲兮襲予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孫卿子曰民之好我芬若椒蘭

琴操曰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聘諸侯莫能任

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秀喟然歎曰夫蘭當

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

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

蜀志曰先主殺張裕諸葛亮救之先主曰芳蘭當門

不得不鋤

語林曰謝太傅問諸子姪日子姪何預人事而政欲

使其往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

使生於階庭

詩後漢酈炎蘭詩曰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秋蘭

榮何晚嚴霜悴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

晉傅元詠秋蘭詩曰秋蘭蔭玉池池水清且芳雙魚

自踊躍兩鳥時迴翔

賦陳周宏讓山蘭賦曰爰有奇特之草產於空崖之

地仰鳥路而裁通視行踪而莫至挺自然之高介豈

宏達堂校梓

衆情之服媚寧寧紉結之可求乖延伫之能泊稟造化之均育與卉木而齊致入坦道而銷聲屏山幽而靜異獨見識於琴臺竊逢知於綺季

菊

爾雅曰菊治瘡

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其草多菊

禮記曰季秋之月菊有黃花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食秋菊之落英又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千載同歸入事而如菊風俗通曰南陽酈縣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有大

菊水從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復穿井悉飲此水上壽百二三十中百餘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天菊華輕身益氣故也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尉表隗爲南陽太守聞有此事令酈縣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飲食諸公多患風眩皆得瘳

崔寔月令曰九月九日可采菊花

盛宏之荊州記曰酈縣菊花水太尉胡廣久患風羸恒汲飲此水後疾遂瘳年近百歲非惟天壽亦菊延之此菊甘美廣後收此菊實播之京師處處傳植神仙傳曰康風子服甘菊花栢實散得仙

抱朴子曰劉生丹法用白菊花汁連汁搜汁和丹蒸之服一年壽五百歲又曰菊花與薏苡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薏苦諺所謂苦如薏者也今所有貞菊但為少耳

續晉陽秋曰陶潛無酒坐宅邊菊叢中採摘盈把望見王宏遣送酒即便就酌

詩晉袁山松菊詩曰靈菊植幽崖擢穎凌寒飈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條

梁王筠摘園菊贈謝僕射舉詩曰靈茅挺三春神芝曜九明菊花偏可憇碧葉媚金英重九惟嘉節抱一

應元貞泛酌宜長久聊薦野人誠

賦魏鍾會菊花賦曰何秋菊之奇兮獨華茂乎凝霜挺歲蕤於蒼春兮表壯觀乎金商延蔓翁鬱綠坂被岡縹榦綠葉青柯紅芒芳實離離暉藻煌煌微風扇動照曜垂光於是季秋初九日數將并置酒華堂高會娛情百卉彫瘁芳菊始榮紛葩曉曉或黃或青乃有毛嫵西施荆姬秦嬴妍姿妖艷一顧傾城擢纖纖之素手宣皓腕而露形仰撫雲髻俯弄芳榮又云夫菊有五美焉黃花高懸准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

體神仙食也

晉孫楚菊花賦曰彼芳菊之爲草兮稟自然之醇精當青春而潛翳兮迄素秋而敷榮於是和樂公子雍容無爲翱翔華林駿足交馳薄言采之手折纖枝飛金英以浮旨酒掘翠葉以振羽儀偉茲物之珍麗兮超庶類而神奇

晉潘岳秋菊賦曰垂採煒於芙蓉流芳越乎蘭林遊女望榮而巧笑鸚鵡遙集而弄音若乃真人採其實王母接其葩或充虛而養氣或增妖而揚娥旣延期以永壽又蠲疾而弭疴



晉盧諶菊花賦曰浸三泉而結根晞九陽而擢莖若乃翠葉雲布黃蕊星羅

晉傅元菊賦曰布濩河洛縱橫齊秦授以纖手承以輕巾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

齊卞伯玉菊賦曰仁寒(丘)以彌望覲中霜之軟菊肇三春而懷芬凌九秋以愈馥不履苦而淪操不在同而表淑傷衆花之飄落嘉茲卉之能靈振勁朔以揚淥含凝露而吐英

銘晉王淑之蘭菊銘曰蘭旣春敷菊又秋榮芳薰百草色豔羣英孰是芳質在幽愈馨

晉稽含菊花銘曰煌煌丹菊翠葉紫莖詵詵仙神徒食落英

晉成公綏菊銘曰數在三九時惟斯生

頌晉成公綏菊頌曰先民有作詠茲秋菊綠葉黃花非非或或芳踰蘭蕙茂過松柏其莖可玩其葩可服味之不已松喬等福

晉傅統妻菊花頌曰英英麗草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曜金華布濩高原蔓衍陵阿陽芳吐馥載芬載葩爰採爰拾接之醇酒御于王公以介眉壽服之延年佩之黃耆文園賓客乃用不朽

爾雅圖贊曰菊名曰精布華元月仙客薄采何憂
華髮

杜若

爾雅曰杜若土鹵

廣雅曰楚蘅也

本草經曰杜若一名杜蘅味辛微溫久服益氣身輕

范子計然曰杜若生南郡漢中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秦臭如薜蘿名曰

杜蘅可以走馬帶香草令人便馬或曰馬得之健走

離騷曰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又曰雜杜蘅

與芳誕又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

詩梁沈約詠杜若詩曰生在窮絕地豈與世相親不顧逢采擷本欲芳幽人

古詩曰山上採薜蘿下山逢故夫

賦齊謝朓杜若賦曰馮瑤圃而宣遊藉幽蘭而夷與覽茲榮之苑茂紛為芳於清籟觀夫結根擢色發曜垂英綠春巒以宣布陰涼潭而影清

頌梁江淹杜若頌曰山中杜若嘉爾翠質不奇不俗載華載實同銜夕露共烟朝日夷陂無二沉冥如一

蕙

廣雅曰蕙草綠葉紫花魏武帝以為香燒之

離騷曰川谷徑復流潺湲光風轉蕙汜崇蘭又曰樹蕙之百畝又曰薜荔拍兮蕙綢

山海經曰天地之山其下多蕙外山之下其草蕙詩漢繁欽詠蕙詩曰蕙草生山北託身失所依植根陰崖側夙夜懼危顛寒泉浸我根淒風常徘徊三光照入極獨不蒙餘暉葩葉非彫悴凝露不暇晞百卉皆含榮已獨失時姿比我英芳發鶻鳩鳴已哀

薜蘿

廣志曰薜蘿香草魏武帝以藏衣中

楚辭曰秋蘭兮薜蘿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

云襲子

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薜蘿

本草經曰薜蘿一名薜蘿味辛

贊郭璞贊曰薜蘿善草亂之蛇床不隕其實自別以芳佞人似智巧言如簧

鬱

說文曰鬱金芳草也十葉為貫百二十貫采以煮之為鬱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芳所貢芳物合而釀之以降神

魏畧曰大秦國鬱

賦漢朱公叔鬱金賦曰歲朱明之首月兮步南園以迥眺覽草木之紛葩兮美斯華之英妙布綠葉而挺心吐芳榮而發曜眾華爛以俱發鬱金邈其無雙比光榮於秋菊齊英茂春松遠而望之粲若羅星出雲垂近而觀之暉若丹桂曜湘涯赫乎扈扈萋兮猗猗清風逍遙芳越景移上灼朝日下映蘭池覩茲榮之瑰異副歡情之所望折英華以飾首曜靜女之儀光瞻百草之青青羌朝榮而夕零美鬱金之純偉獨彌日而久停晨露未晞微風肅清增妙容之美麗發朱顏之熒熒作叔房之珍玩超眾葩之獨靈

晉傳玄鬱金賦曰葉萋萋兮翠青英蘊蘊而金黃樹
菴藹以成蔭氣芳馥而含芳凌蘇合之珠珍豈艾網
之足方榮耀帝寓香播紫宮吐芬揚烈萬里望風
頌晉左九嬪鬱金頌曰伊此奇草名曰鬱金越自殊
域厥珍來尋芬香酷烈悅曰欣心明德惟馨淑人是
欽窈窕妃媛服之褵袿永重名實曠世弗沉

迷迭

廣志曰迷迭出西域
詩樂府歌詩曰觀甃五水香迷迭艾網及都良
賦魏文帝迷迭賦曰坐中堂以遊觀兮覽芳草之樹

庭重妙葉于纖枝兮揚脩幹而結莖承靈露以潤根
兮嘉日月而敷榮隨迴風以搖動兮吐芳氣之穆清
薄西夷之穢俗兮越萬里而來征豈眾卉之足方兮
信希世而特生

魏陳王曹植迷迭香賦曰播西都之麗草兮應青春
而發暉流翠葉于纖柯兮結微根於丹墀信繁華之
速實兮弗見彫於嚴霜芳暮秋之幽蘭兮麗崑崙之
芝英既經時而收采兮遂幽殺以增芳去枝葉而特
御兮入綃縠之霧棠附玉體以行止兮順微風而舒
光

魏王粲迷迭賦曰惟遐方之珍草兮產崑崙之極幽
受中和之正氣兮承陰陽之靈休揚豐馨於西裔兮
布和種於中州去原野之側陋兮植高宇之外庭布
萋萋之茂葉兮挺苒苒之柔莖色光潤而采發兮以
孔翠之揚精

魏應暘竦迷迭賦曰列中堂之嚴宇跨階序而駢羅
建茂莖以竦立擢脩幹而承阿燭白日之炎陰承翠
碧之繁柯朝敷條以誕節夕結秀而垂華振纖枝之
翠粲動採葉之苒苒舒芳香之酷烈乘清風以徘徊
魏陳琳迷迭賦曰立碧莖之婀娜鋪綵條之蜿蜒下

扶疎以布濩上綺錯而交紛匪荀方之可樂實來儀
之麗閑動容飾而發微穆斐斐以承顏

芸香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芸始生

倉頡解詁曰芸蒿似邪蒿香可食

洛陽宮殿簿曰顯陽殿前芸香一株徽音殿前芸香
二株含英殿前芸香二株

晉室閣名曰太極殿前芸香四畦式乾殿前芸香八
畦

賦晉傅咸芸香賦曰携昵友以逍遙兮覽偉草之敷

英慕君子之宏覆芳超託軀於朱庭俯引澤于丹壤
芳仰汲潤乎泰清繁茲綠葢茂此翠莖葉芟從以纖
折芳枝婀娜以迴縈眾春松之含曜芳鬱蒼蔚以葱
青

晉成公綏芸香賦曰美芸香之循潔稟陰陽之淑精
去原野之蕪穢相廣廈之前庭莖類秋竹葉象春

晉傅元賦曰月令仲春之月芸始生

鄭元芸香草也世人種之中庭

藿香

南州異物志曰藿香出海遼國形如都梁可著衣服

中

吳時外國傳曰都昆在扶南南三千餘里出藿香

劉欣期交州記曰藿香似蘇合

頌梁江淹藿香頌曰桂以過烈麝以太芬摧沮天壽
天抑人文誰及藿香微馥微薰攝靈百仞養氣青雲

鹿葱

風土記曰宜男草也高六七尺花如蓮宜懷妊婦人
佩之必生男

詩梁元帝詠宜男草詩曰可愛宜男草垂采映倡家
何時如此葉結實復含花

梁沈約詠鹿葱詩曰野馬不任騎兔絲不任織既非
中野花無堪麝麝食

序稽含賦序曰宜男多植幽臯曲隰或寄華林元圃
荆楚之士號曰鹿葱

賦晉傅元宜男花賦曰猗猗令草生于中方花曰宜
男號應禎祥遠而望之煥若三辰之麗天近而察之
明若芙蓉之鑿泉於是狡童媛女以時來征結九秋
之永思含春風以娛情

晉夏侯湛宜男花賦曰淑大邦之奇草兮應百則之
休祥稟至真之靈氣兮顯嘉名以自彰冠眾卉之挺

生兮承木德於少陽體柔性剛蕙結蘭芳結織根以
立本兮靈渥液於青雲順陰陽於滋茂兮笑含章之
有文遠而望之若丹霞照青天近而觀之若芙蓉鑿
綠泉萋萋翠葉灼灼朱華若珠玉之樹煥若景宿
之羅充后妃之盛飾兮登紫微之內庭回日月之暉
光兮隨天運以盈虛

頌魏陳思王曹植宜男花頌曰草號宜男既且貞
厥貞伊何惟乾之嘉其伊何綠葉丹花光采晃曜
配彼朝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徵立孔臧
福齊大妣永世克昌

蜀葵

爾雅曰葍戎葵

今蜀葵也如木槿花

序晉傅元蜀葵賦序曰其苗似瓜瓠既大而結鮮紫色曜日

賦虞繁蜀葵賦曰惟茲珍草懷芬吐榮挺河渭之膏壤吸鼎井之元精繞銅爵而疏植映昆明而羅生作妙觀於神州扇令名於東京馳驛命而遠致攢華林而麗庭申脩翹之冉冉播圓葉之青青

梁王筠蜀葵花賦曰惟茲奇草遷花西道凌金坂之威夷跨玉津之浩浩值油雲之廣臨屬光風之長掃

仰椒屋而敷榮值蘭房而舒藻邁衆芳而秀出冠雜卉而當闈既扶踈而雲萼亦灼爍而星微布護交加芬茸紛葩疏莖密葉翠萼丹華

贊宋顏延之蜀葵贊曰井維降精嶠絡升靈物微氣麗夫草之英渝艷衆葩冠冕羣英類麻能直方葵不傾

薔薇

本草經曰薔薇一名牛棘又曰一名牛勒一名山棗一名薔靡

葛洪治金創方曰用薔薇炭末一方寸七日三服之

詩謝朓詠薔薇詩曰低枝詎勝葉輕香幸自通發萼
初攢紫餘采尚霏紅新花對白日故蕊逐行風

梁簡文帝詠薔薇詩曰燕來枝益軟風飄花轉光
氤不肯去還來階上香又賦得薔薇詩曰石榴珊瑚
蕊木槿懸星葩豈如茲草麗逢春始發花迴風舒紫
萼照日吐新芽

梁元帝看摘薔薇詩曰倡女倦春閨迎風戲玉除近
叢看影密隔樹望釵踈橫枝斜縮袖嫩葉下牽裾墻
高一不及花新摘未舒莫疑插髻少分人猶有餘
梁劉綬看美人摘薔薇詩曰新花臨曲池佳麗復相

隨鮮紅同映水輕香共逐吹繞架尋多處窺叢見好
枝今新猶恨少將故復嫵萎釵邊爛熳插無處不相
宜

梁鮑泉詠薔薇詩曰經植宜春館霍靡上蘭宮片舒
猶帶紫半捲未全紅葉踈難蔽日花密易傷風佳麗
新粧罷含笑折芳叢

梁柳惲詠薔薇詩曰當戶種薔薇枝葉太葳蕤不搖
香已亂無風花自飛春閨不能靜開匣理明妃曲池
浮采采斜岸列依依或聞好音度時見銜泥歸且對
清醑湛其餘任是非

藍

禮記月令曰仲冬之月令民無刈藍以染

毛詩曰終朝採藍不盈一襜

孫卿子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續漢書曰楊震種植藍以供食母諸生嘗有鋤種藍者輒拔更種以拒其後

秦子曰常問作人當如園圃之藍不異眾草染而後朗然不如唐棣之華灼灼自顯

賦後漢趙岐藍賦曰余就醫偃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染紕為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植慨其遺本

念末遂作賦曰同丘中之有麻似麥秀之油油

慎火

南越志曰廣州有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或謂之戒火多種屋上以防火也但南中無霜雪故成樹
詩梁范筠詠慎火詩曰茲卉信叢叢微榮未足奇何期糝香草遂得遠花池忘憂雖無用止燄或有施早得建章立幸蒸柏梁垂

卷施

爾雅曰卷施草拔心不死

離騷曰夕攬中洲之宿莽

南越志曰寧鄉縣草多卷施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

晉郭璞卷施贊曰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邇興有遠旨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一

成都嚴

琳校字

